

KDN 7603 · BULANAN CHAO FOON · MAY 1974 · \$0.50 senaskah



蕉風月刊

255期 一九七四年五月號

520/
3600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5 期 ● 一九七四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

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餘悸·家毅·46

■詩

街心醉蝶·文愷·49

牧羚奴詩八首·牧羚奴·50

謝清詩二首·謝清·56

■小說

救世·紀康·60

車在行駛中·林山樓·69

年輕的中尉·沙禽·73

■影藝

奧斯卡一九七三·邁克·76

■訪問及選載

秋日記片斷·牧羚奴·80

在魔境·亨利米梭·86

風訊·編輯室·92

蕉風月刊

二五五期

目 錄

封面畫·戰爭·亨利米梭

■論述

中國文字學初步·流 川·5

歸向問題與意識問題·藍啓元·13

再談馬華作者的歸向·川 谷·21

■散文

散文三則·蒼 星·24

暗香·溫任平·26

■詩

燈·梅淑貞·29

碑帖·溫瑞安·30

■專欄

詩言志(閒思錄)·黃潤岳·36

輕描集·邁 克·39

■小說

雨下一滴滴·亨 尼·42





中國文字學初步




歷來學者都一致認為，中國文字學、中國聲韻學與中國訓詁學，是開啓中國古典經籍文藝「堂奧」的三把最主要的鎖匙，換言之，就是三種必備的工具。任何人若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或經籍），並希望從中獲得輝煌成績，他絕對不能只懂得「說文解字」、「平水韻」或「爾雅」這三部基本的專門書籍的皮毛問題，他是應當要離「堂奧」不遠，透澈曉得個中的來龍去脈，但他並非是個專家，那又是事實。基于此種理由，我會花費一整年的時間，持久不歇地去探討中國文字學與中國聲韻學，因此，我現在只打算在此談談中國文字學（有機會我當會談一些有關聲韻學的問題），至于中國訓詁學，我尙未深加涉獵，又由于我素來對于不全然了解的東西，不敢妄加下筆立言，以免錯誤百出，貽笑大方，故不提也吧。














一談及中國文字學，就得先從「六書」說起。「六書」，有人說是「中國文字制度」，這是一種極大的錯誤；更可笑的，就是有人在撰文時，在「六書」之后，按上甚麼：「The six graphic principles」寫稿人是華人，寫的是華文，讀者也是華人，更何況這又是華人祖先許慎所創立的一種文字學學說，竟然莫名其妙地附上這些英文字，那不是太荒謬了嗎？其實，許慎所說的「六書」，不是六種文字制度，而是六種構造文字的方法。「六書乃造字







之本」的說法，中國歷代文字學家，如戴震、徐鍇、鄭樵、朱駿聲、王筠、馬叔倫、唐蘭、郭沫若、容庚……等等，莫不對許慎的「六書」提出或多或少的批評，其中以戴震的「四體二用說」、唐蘭的「三書六技說」，尤令人刮目相待；此二君咸認為「六書」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才是真正構造文字的方法，而假借、轉注却是運用文字的方法——由于「四體二用說」、「三書六技說」所牽涉的問題太過繁雜，又非我寫此文的主論中心，只好表過不提。



普通人在解釋「六書」的內涵意義時，多是語焉不詳，尤其是有關假借與轉注，有人甚至避而不談，這樣的態度，我以為是不對的。現就我個人所知道的，盡量說明如下：

(一)象形：乃先民依物形的大體狀態而創造出來的一種文字。如「馬」，古寫並非「馬」，這個「馬」字，一點也不像「馬」的形狀（同時我也不知道此字是屬於哪種字體），「馬」的初文應該是——象臉長、有毛鬃，四足，長尾之馬形。象箭（即矢也）形，象弓形，象犬形……等是。

(二)指事：乃指事物之實者而言，並非「以圖來顯示抽象的意」，若以圖顯示抽象的意，那麼，它不是屬於象形字，即是會意字，決不是指事字了。不過，指事字多以象形字為基石，乃是真的，但卻須加上特別的記號。如「刃」字，甲骨文作，刀上加上「丶」的記號，乃指刀的鋒利之所在；「乳」字是（女）字加上「八」指乳房之實；「亦」亦，即今之腋）乃特別加上「八」之記號，以指腋下的部位；「彭」彭，即今之嘔）的乃特指鼓聲嘔嘔之實……等是。

(三)會意：乃指二個或以上的象形字的結合體。如「武」，許慎說「止戈」為「武」，意謂用武力來遏止戰爭，許慎的說法，是錯誤的。「戈」，甲骨文作（一種武器）；「止」，甲骨文作，「乃今之趾」，以「止」代表「人」，意謂一人荷戈，即「動武」的意思。（即字）象（今之簋字）形，盛飯的容器；象人側蹲（古人坐的一種姿態）之形，意謂「就要開始吃飯了」。「男」，乃「力田」也，甲骨文作，，象手臂形，表示力量，象農具「耒」之形，整個字即謂「男人（古時的社會制度是「男耕女織」）攜帶農具到田地去出力耕作」。「災」，甲骨文作，從從，表示有火在屋子裏燃燒之意。

(四) 假借：乃是一種純粹表音的文字。若無象形、指事、會意的文字產生，假借字是無法產生的。換言之，假借字在口頭上有這麼一個字（說「語」比較正確），但在文字裏頭却沒有，故只好借原有的象形、指事、會意字來表達，因此，我們說假借字時，是不能單指某字爲假借字，應說某字爲某字的假借字才對。如假𠄎（甲骨文，象形字）爲唯（乃後起的字），再衍變而成爲今天的唯、惟、維等三種音全義異的字。假羽（今之慧，古稱玉帶，一種星名）爲雪，甲骨文作（雨作，），後變爲形聲字，從雨，慧有聲。假耳（本意爲兵災）爲哉，即今日之語尾詞。假（即鳳字）爲風（本作），譌變的關係，故從，不從日。由上可知，假借字，只借音，不借義，後世讀唯，讀雪，讀哉，讀風，音有變，義也有變，事實上，音變乃是因古今音殊的關係（如古人讀「見」爲xian，今人却讀爲tʃ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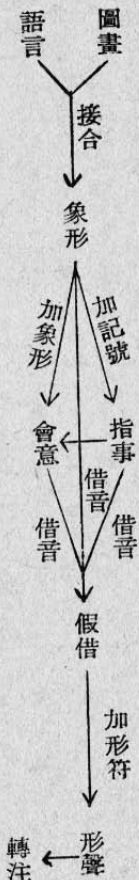
(五) 形聲：在現存的中國文字裏頭，有九十八仙以上是形聲字。形聲字應當是在有了形、意、聲（指假借而言）的文字產生之後，方才大量創造出來的文字。唐蘭「右文說」却說，形聲字是表形、意與聲的文字，他舉例說「𦵏」本意爲「少」，從水爲淺（水形，𦵏是聲兼意）從貝爲賤（貝形，𦵏是聲兼意），從食爲餓（食形，𦵏是聲兼意），淺、棧、賤、餓等字，即是專指右文的聲兼意而言的。可見，形聲字，不僅是「一個是音符，其他的是義符」那麼簡單。全時，在分析形聲字時，我們是不能說形聲字是「一個是音符，其他的是義符」。譬如「忍」是個形聲字，吾人在分析時，應該說「忍從心，刃聲。」絕不可說：「刃」是音符，「心」是義符。甲骨文「企」作，我們在分析時，是說：「，從人，止聲。」換言之，所謂「從某」，即是指形符（當然形符是有意義的，這跟象形字一般無二）；所謂「聲某」，即是指聲符（當然有些形聲字的聲符，也是有所指意的）——如此，我們才有所謂的形聲字。若果說：「一個是音符，其他的是義符」（或是「某是音符，某是義符」），那麼，我們乾脆就叫「意聲」字了，又何必稱什麼形聲字呢？

(六) 轉注：事實上，就是形聲字，但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我們不能稱某字爲轉注字，應該是說某字與某字爲轉注字。轉注字的一大特色，即是兩個字必須是在相同的一個部首，意同，音近，如頂、顛（即今之顛也），同一部首（頁），意同（物之最上端），音近（同屬舌頭音），可見，轉注字的些微迥異之處，乃在于音而已，其實，這是因爲古今音殊，方

言音殊的關係。「無」，中古的聲母是次濁的雙唇鼻塞音，國際音標作 m ；近古的聲母是全濁的唇齒擦音，國際音標作 v ；但是，現在却是無聲母，國際音標作 C ——這是古今音殊的關係。今天，華語讀「無」爲 wu ，廣東方言却念 mou 。（字形爲「冇」）——這是地方音殊的關係。許慎以「考老」爲一組轉注字，其實却是舉錯了字例。「老」，初文作 耂 ，象髮形， 匕 象側立之人形，卜象柺杖之形，結合起來，即是「老」字；「考」，初文作 耂 ，（是否考字現仍不易辨認），無論從字形，字意（用分析派分析之），字音去看，都與「老」無甚關聯，雖然今日的念法，考老的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但是，後起的耂、耆、耆、壽等字，却與「老」字有關係，那又是無庸否認的。

談過了「六書」，我相信，一般人對於「六書」的涵義，至少會有一個粗略的概念，以此概念去分析字形時，一定不會出毛病。譬如，有人把「草」當作假借字，只要具有文字學的最起碼知識的人，一定不會說「草」是假借字；草，從艸，早聲，分明是形聲字，若與假借字扯在一起，那一定是個對文字學懵然不知，一竅不通的人，所作的謬語。草，甲骨文作 艸 ，是象形字，後起的草，是因爲文字孳乳寢多，聲化衍變的結果。這兒所說的文字林、 艸 ，是象形字，後起的草，是因爲文字孳乳寢多，聲化衍變的結果。這兒所說的文字孳乳寢多，文字聲化衍變，或是文字的譌變，文字的或體，當然並非三言兩語，所能論述清楚，而我又不想在此浪費筆墨，盡說些與本文無甚關係的問題，故只好從略。

接着，我想在這兒論析六書的次第問題。所謂六書的次第，即是專指在敘述六書時，是按照文字發生先後爲次序而排列的，如有人在解釋六書時，把六書的次第排列成：（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假借、（六）轉注，這是錯誤的排法。李孝定教授在「從六書觀點看甲骨文字」一文中，曾花費了好幾萬個字，研究六書的次第，他歸納其論點，所得的結論是：



這是十分正確的六書次第的安排，非那些濫竽充數的人，所能了解的。一般上來說，真

正的文字學家，對於象形、指事、會意三書，都沒有異議，唯有假借、形聲、轉注三書，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尤其是假借與形聲之間，到底那個先產生，是有待考証的。由于古人（如班固、許慎、鄭衆、段玉裁等人）沒發現甲骨文與西安半坡文字或金文，因而，對文字產生的先後，即持有不同的意見；然而，現今的文字學家有大量的甲骨文，西安半坡文字，金文可資參考，並作為研究的最原始的証據，當然比起古人來，更易獲得答案，李孝定教授，就是利用甲骨文的資料，證明假借字產生于先，形聲字却是產生于後；我也曾對此一問題，作個粗枝的研討（我非文字學專家，也不敢因懂得些少文字學的基本知識，而向同輩人炫耀。）我是以經籍作為論說的証據，考証程序如下：

(一) 孟子：「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

(二) 論語：「友便辟。」

(三) 左傳：「姜氏欲之，焉辟害？」

(四) 孟子：「欲辟土地，朝秦楚。」

這四個例子中的「辟」(pí)字，應該是(一)借辟為僻(pì)，(二)借辟為嬖(bì)，(三)借辟為避(bì)，(四)借辟為避(bì)。茲將它們與本字的關係，製表如下：

| 字形 | 意義 | 聲韻 | 附註 |
|---------|----|----|------|
| 辟(本字) | 刑法 | pí | 送氣音 |
| 僻(借辟而成) | 不正 | pí | 送氣音 |
| 嬖(借辟而成) | 寵愛 | pí | 不送氣音 |
| 避(借辟而成) | 躲藏 | pí | 不送氣音 |
| 闢(借辟而成) | 開墾 | pí | 送氣音 |

從這個圖表看來，我們即可清楚，早在許慎創立「六書說」之前，一般的書籍文章，都有「假借字」的出現，而這些文字，根本跟原字的意義，絲毫沒有關係，但就聲韻部份而言，大致上都是疊韻，差別只在于聲母的送氣與否，而聲母的送氣或不送氣，當然是與字義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系。從這些例子觀之，我們又能發現到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在春秋戰

國時代，可能很少有形聲字，否則，在上舉的例子中，作者一定不會使用同樣的一個字（即「辟」），他們大可加上人、女、彡、門四種形符，而創出了僻、嬖、避、闕四個真正的形聲字。實言之，這也可以證明，假借字一定產生在形聲字之前，而假借在六書的次第中，自是應當排在形聲字以前的位置，那又是不在話下的。

我一向認為，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某種專門的學問，他應當踏實的虛心向學，若只憑曉得皮毛的技術（而這又有問題），就儼然以「專家」（？）的姿態自居，著書立說，信口開河，胡言亂語，因自欺猶可恕，欺人却不可道，諸君以為然否？因此，有人在談說六書時，竟然草率地隨便寫出六書（可能他不知六書次第之重要性），不按照其次第，也無說明理由，這不僅反映出撰稿人之自欺欺人的態度，更表示了他之「不學無術」。套一句爛調：「先自照鏡子吧！」這麼一來，我們的文壇，才大有作為，否則，讓一些冒牌貨，充斥文壇，那不也是很可悲的嗎？

除了對於六書的真正含義與六書的正確次第有深一層的了解外，初學文字學的人，也應對「古文」有點基本的認識。因為，若對「古文」不甚明白，那末，我們就無從去研究「說文解字」中的分析文字，「古文」的名稱，乃始創自許慎，許慎曾在「說文解字」序中言「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又云：「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這裏頭的「古文」，依據王國維考証的結果，實在就是指「六國文字」，並非指殷周古文。因為在秦未統一天下之前，秦依舊在周的舊址建都，故仍沿用籀文，待秦統一天下，李斯作「蒼頡篇」，或頗省改籀文，使秦統一文字，遂創立了小篆，這種文字，當然跟東土諸國所採用的古文，有着巨大的差別。如，許慎在解釋「民」字時說：

民，衆萌也，象古文之形；𠂔，古文民也。

從上例我們可知，民是小篆的寫法，𠂔却是屬於六國文字。又如：「𠂔」

𠂔，𠂔也，象形。𠂔，篆文𠂔。𠂔，籀文從首。

𠂔是小篆的寫法，𠂔是古文（六國文字）的寫法，𠂔是籀文的寫法。

又如：𠂔（齒）是小篆體，𠂔是古文體；𠂔（目）是小篆體，𠂔是古文體；𠂔（首）是小篆體，𠂔是古文體……等等，真是不勝枚舉。概言之，「說文」所說的「古文」實際上

是指東土六國的文字。

但是，「古文」的另一含義，當是專指殷周古文而言。如：（「異」）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又如：（眉）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再如：（釁）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更如：（民）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從上舉字數例看來，殷周古文的文字，更像「圖畫」，而篆文却否。所以，若說「日古寫是」的話，那麼，我們就無從知悉，這到底是指殷周時代的古寫，抑或是謹慎所說的古文？顯而易見，作如此解說的人，一定是對「古文」的涵義，一無所知，否則他必定不會那麼含糊地說「古寫」如此了。

如果我們具有一點殷周古文的普通常識，我們就可用「六書」的觀點，去分析任何一個字。譬如：有人說「中」是具有「指事作用」，這是錯誤的。甲骨文，中作，象旗旛迎風飄揚，是個象形字，後作（即中），即由此字引申為集中，因古人是以旗旛為集中處，「中」，並非「指事」字，其理昭然，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有人說「中國字從古到今天，從甲骨文到大篆、小篆，以及今日的簡體字」——這也顯示出，說這些話的人，必定是對文字學毫無一點知識。因為中國文字，自古迄今，不僅只有甲骨文、大篆、小篆與簡體字而已，還有其他的文字，如周金文、殷契文、楷書、隸書、西安半坡文字、古文（指六國文字）、古籀、奇字……等等（上述之文字，並非順着年代的早晚），豈是寥寥三、四種文字，可以概括得嗎？

綜合上論，讀者一定會清楚，我所說的「中國文字學初步」，當是專指對於中國六書的內涵，六書的次第以及古文的意義的認識。如果任何人對於這三種「初步」都一無所知，他當然是沒有資格去寫什麼有關中國文字學的東西。不幸得很，今天，我却親眼看到，在我們的文壇上，竟然有人「鄂書燕說」、「吾播人跡」，不自量力，却硬硬要扛舉二百磅重的車輿，除了嘆息以外，我想更嚴峻、更刻削地指責，這是「文化敗類」的行徑！

• 附（題外話）•

① 近來很多人在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有關詩的問題），但是，我敢相信，這些人在談論中國古詩時（包括一些西洋作家在內），對於中國古典詩的「文學韻律」，一定是一竅不通的。我們要知道，中國古詩（尤其是近體詩）是以韻律見長的，若對這方面的基本知識，全然不了解的話，我勸他們最好趕緊藏拙，否則，寫出來的東西，烏龍百出，那就會笑掉天下人的假牙了。

② 中國古人在談「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問題時，絕非單獨指向視覺的「圖畫」而已，實在是另有其「興趣」。司空圖、嚴羽、王夫之、王國維等人，即曾對此一問題，提出十分精策的見解。若吾人對中國古典詩論家的言論，一概不知的話，最好是莫要胡扯。

③ 「賦」這種文體，並非是「長度可以寥寥數行到數百行，用盡中國韻律學的資源，而不受規定詩行長度或一定的詩節限制。」不是譯者譯錯名稱，就是那位原作者大擺烏龍。請深審之。

④ 恕我鼠目寸光，我實在不知道，里爾克的「Correspondence」是出自何「典」？

「歸向」問題與「意識」問題

川谷的「馬華作者的歸向」之寫作動機，誠如蕉風「風訊」所言，是由另一些文章引起的；而葉嘯的「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却是據「馬華作者的歸向」之論見，以作引申的一篇文章。對這兩篇文章，筆者願在此作一番討論。

先談川谷的「馬華作者的歸向」。川君在他的文章裏主要的是引出賴瑞和、劉紹銘以及陳徽崇三人之論點，從而加以考證、批判，續道出自己的見解。本來這是無可厚非的事，但談及「馬華文學」和「馬華作者」這些問題時，筆者覺得川君既不像賴瑞和與劉紹銘那般客觀，且又未具有批評家所應持有的「同情」（註一），因而偏見之處不少；而且，大概是由於「資料」不足的關係，致使文內的一些見解大有離題之感。在還沒開始看川君的大作前，且讓我們先明瞭引起一連串「馬華文學」與「馬華作者」等諸項爭辯之來龍去脈：本來，這一連串的爭論俱發表在台灣中國時報之「海外專欄」，若以次序來說，最先發表的是賴瑞和的「中文作者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此文發表後，立刻便引起衆多作者的注意，且紛紛撰文討論有關方面的問題，就筆者所知，有翩翩的「他們從就未離開過」（五月七日），劉紹銘的「讀中文作者在馬來西亞的處境後的感想」（五月八日、

九日)，林綠的「關於自我放逐」（六月廿二日）；此外，賴瑞和於七月二日又另寫了一篇「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陳徽崇的「馬華作者一去不回來」則是較遲的一篇。除了川君所提到的三篇文章外，筆者不知他在下筆前是否都讀過其餘的幾篇文字，但看來川君似乎並沒涉及，那麼說，他對其中爭論的情形與過程是不甚明瞭的了——這點很重要，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有人對一件事或一些問題明瞭不深，却大談其道理，能否「命中要點」抓住了問題的中心就很可能疑問了！「我覺得在討論文學，或任何問題時，最危險莫過於沒有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就貿貿然下概括性的結論（Sweeping Statements）。」林以亮先生的這段話，我們不得不注意。

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們似乎不能一一詳述各篇文章的內容（即在「海外專欄」發表的那幾篇文章），不過在下面，我們可以把各篇文章的論見綜合起來，以比較的觀點去看川君的「馬華作者的歸向」。川君在談「馬華作者外流的原因」時，先列出了賴瑞和的話語，然後說道：

我實在不明白賴君憑那一點列王潤華等為「終至一去不復返」的例子，更不明白他為何舉「要回到中國文學的一部份」為「不回來」的理由。

川君列出賴瑞和之話語，歪曲了的地方我們不談，我們且看他怎樣去為上列的一段話找見証

……「不回來」的王潤華已於今年九月回到南大為中文系開創了一門「比較文學」……另外，劉放早已在星大教社會學，並不斷地在薰風發表文章。請問沒有人回來嗎？

川君先否定「一去不回」之說，續搬出王潤華與劉放作為他的佐證。我們且來分析賴，川二君的見解，以觀其中之真貌：賴瑞和認為王潤華、淡瑩，林綠及陳慧樺四人之「一去不回」是「自我放逐」，對於所謂的「自我放逐」，賴君說：「一個人離開他『土生土長』的國家去奮鬥，去塑造，去完美」，這種「姿勢」（*Gesture*）用「自我放逐」來形容，在我看來並沒有甚麼不妥之處。」（見「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一文）這裏所謂的「去奮鬥，去塑造，去完美」，其所指之對象實為文學藝術，而既然「中國文學」是主流，「馬華文學」是支流（「馬華文學」的釋義作「馬來西亞的中國人用中文寫出來的作品」——見林綠的

「關於自我放逐」他們既回到主流去了，當然不會再返回支流來（除非他們回不了「主流」），這麼說來，賴君之說似是正確，而川君反而「走歪了脚步」。但川君所持的「有力的証據」是：王潤華回來了，而劉放早已在星大執教。這又從何說起呢？關乎此點，筆者覺得川君看事情只看得見皮毛而已，却是不見肉骨之所在。前面說過，他們去奮鬥，去塑造，去完美，為的是文學藝術（註二），而我們討論他們的「回或不回」，重點亦在文學藝術，講清楚一些也就是說他們對文學藝術的那顆心是傾向「中國文壇」而淡忘「馬華文壇」了呢？還是惦念着「馬華文壇」，要回來這兒幹一番「文學事業」？我們應該弄清楚，我們要談的「歸來與否」不是在人，而是在心（筆者相信賴君所說的「馬華作者一去不回」，所指的也在於此）；如果要說「人」的話，回來的又豈止川君所說的王潤華與劉放呢？馬華作者赴台後回來的就有畢洛、葉曼沙、洪流文等人。但他們回來後對「馬華文學」是否起了作用呢？相信大家看得清楚，回來的人不是從商就是從政去了（正如林綠在「關於自我放逐」一文裏所說的一樣），這又有個啥用？川君引為見証的劉放，回來是回來了，而且還「不斷在蕉風發表文章」，但憑良心說一句，劉放所寫的實在是他自己的教課材料，往往提及的不是社會的問題就是政治的問題，談得上開拓「馬華文學」嗎？這樣的「回來」算是怎麼樣的「回來」？至於王潤華的情形，我們先看林綠的一段文字（註三）：

「我個人在赴台前一切都不算成熟，赴台後才開始認識了自己建立了自己，可以說是從新開始。在台大學四年做事一年，我最大的收穫亦在此。這等於說，我們在台自己耕耘了一塊園地，種下了許多計劃、理想、乃至甜酸苦辣，演變下來，就淡忘了背後的馬來西亞文壇了。」

所謂的「在台」，實際上是指中國文學的領域，亦即主流所在。王潤華到星加坡南大執教，應該和「回到馬華文壇」分開來講；他的心既屬「主流」，對於文學藝術所作的探討以及所得的成果，也必定會使它們在「主流」的園地呈現出來，試問川君，王潤華是否真的「回來」了？

前面說過，我們討論馬華作者的「回來與否」，對象乃指「中國文壇」與「馬華文壇」；中心與要點已看得清楚，沒有回來的作者是依附了「中國文壇」。（那些出國後就不再問

津文學事的作者，當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因為他們既不問文學事，就根本和「文壇」拉不上關係；正如回馬的作者，既已「封筆」，他身處的文壇和他就了無關係一樣。但不知川君緣何會說這麼一段話：「他們之不回來，就全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才不回來的原因一樣，本地環境沒有容納他們的機構使他們一展平生抱負，即使有，也萬萬比不上片進國家提供的條件之優厚！」

把獻身於文學藝術的作者和其他重物質重金錢的人拉在一起談本就不妥了，更糟的還是川君自身的矛盾：對賴君所說的「馬華作者一去不復返是爲了要回到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他們所作的是『價值的選擇』。」（大意如此），川君本認定了是不正確的（前面已論及，此處不贅），但仔細去看上面引述的那段話後，我們當可發覺川君所說的話，和賴君所說的，根本就無甚差異，只是形式不全而已；至於爲甚麼川君否定了賴君那番話的眞確性後，自己却說回全樣的話，那就不得而知了！且讓我們將川、賴二君的話列在下面，以作分析：

- ①「這裏的中文作品是以流亡文學的姿勢存在着的，它的存在像是歐美的中國餐館。」
- ②「顯然，他們已經對馬來西亞的中文文壇失去了信心，或者說失去了興趣。」
- ③「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選擇，就是回到中國文學的源流裏去。」（取其大意）

——賴瑞和語句

- ④「本地環境沒有容納他們的機構使他們一展平生抱負。」
- ⑤「先進國家所提供的優厚的條件、決不是本地所能比得上的。」
- ⑥「既然這樣，不們便奔往那先進的國家了。」（取其大意）

——川谷語句

賴瑞和的①和②合起來正是川谷的④，而賴君的③恰如川君的⑤和⑥——這個巧合，想來川君也意料所未及吧！

川君接下去進一步引申馬華作者一去不同的原因：「留台不同的主因，無疑的，是他們的學位在本國不受承認。」原來川君所想到的原因是「學位」問題？筆者不知川君是怎麼去想這個問題的，竟那麼現實！更不知留學在外的作者（或已經在國外定居的作者）會作何感想？我們要談的是馬華作者對「文壇」的依附問題，也就是他們的「歸向」；若一個作者當

真熱愛「馬華文學」，心屬「馬華文壇」，他會去計較所謂的「學位」問題嗎？當然，把金錢與物質放在文學前頭的作者，或許會如川君所說的因為學位不被承認而不返馬了，但若真如此，這樣的作者，我們還去談他幹嗎？無論那一個文壇，有這樣的作者是萬分不幸的！而文壇根本也不需要這樣的作者。就我們討論的對象來講，「學位」並不是原因，那無非是他們已找到了他們的依歸了：投進了中國文學的源流，帶着理想和計劃。所以，不回來。

至於他們不再在本地發表作品，其中的一個原因，前面已述及，就是：他們在合耕耘了一塊園地，在那兒建立了自己，而步向成熟的階段。另一個原因，則是緣於他們的一種認全心理：「馬華文學」即是中國文學，既已在主流裏，何須再回到支流去？」（林綠：「關於自我放逐」）在他們的意識中，「與其分心，不如集中在台灣的心血了。」這和川君說的原因：「發表了看不見，投稿費時費事，收稿費也一樣麻煩。」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此外，川君提到的關於台灣學生的「留美不同」現象，實是離題話，和我們所要談的拉不上關係。

明白了上面所說的，大概讀者們對於留台的本地作者為何依附了「中國文壇」而淡忘「馬華文壇」，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接下來川君在談「馬華文學的命運」時，筆者覺得他有一個很錯誤的觀念：以為馬華作家的作品若被收入中國文學史的範圍，是文學上的「打搶」——川君的語氣最易令人誤解以為那是「硬來」的手段。

劉紹銘的意見是很客觀的，他所提出的種族、國籍、文字和文化背景，單一的就「國籍」來講，他說：「星馬獨立後，使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在一夜之間有了國家。而如果我们純以國家觀點來作文學的分界，那麼，馬華文學也就是名正言順的成了國家文學了。」當劉君把種族、文字和文化背景綜合起來談的時候（川君却說劉君是以「中國人本位」的身份來說這句話的，謬誤至極——註四。），他說：「由於這些馬華作家既屬漢族，又用方塊字，作品裏反映的文化背景，雖然摻雜了濃重的『多元民族』色彩，但作者本身仍是『血濃於水』，噙着唐詩宋詞出身的，既然這樣，他們的作品，收入中國文學的範圍又有何不可？」在這兒呈現的一個矛盾的問題是：馬華作家究竟是何去何從？我們最後所得到的答案，就

正如劉紹銘所說的重要因素不在於國籍、種族、血統，而是在於作品本身。川君認為是作品中所表現的感情及思想意識，但他所說的「感情及思想意識」既沒有作深入的解說，也沒舉例來討論，是非常籠統與不負責任的。我們說決定那一個作家屬於那一國的文學是在於作品本身，主要所涉及的是其內容的文化背景、傳統因襲及道德觀念。馬來文學（*Malay Literatures*）之所以是真正的馬來西亞國家文學，因為其作品內的道德觀念是馬來西亞的，它的傳統因襲及文化背景也是馬來西亞的。至於馬華文學，無論是那一個作者，「相信誰也不能一刀兩段把中馬兩國的傳統割開而獨立創造出一種傳統」（*翹翹語*）；馬華文學既是支流，它離開了源頭後，雖然是匯合了其他溪河，那也是文化上的交通，正如近代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一樣，不變的仍是它的本質。

現在且讓我們轉過來看葉嘯的「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

「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一文的大意是說：身爲一個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裔，投身於馬華文壇的作者之林後，那麼他就不能再存有「中國意識」，更不得在作品裏縱情發洩，因爲中文作者既在馬來西亞謀生定居，是受當地政府保護的，他們應有「愛國意識」，效忠自己的國家（馬來西亞）。該文並列出數位作者的詩文爲例，說這些作品和字句不該出現在本地文壇；此外，葉嘯還以台灣詩人余光中先生作爲對比，說他的詩文存有濃厚的「中國意識」是天經地義的，因爲他是「中國人」。

葉嘯在其大作內提到的數位作者，筆者是其中的一個，身爲當事人的我，在這裏，主要的是要談談有關「意識」的問題。看了葉嘯的大作後，我們不難覺出，他對文學的區域性之識別是異常偏激的。他的意思不外是：作者寫作時應認清自己是甚麼國家的居民，應以國家爲重，在作品中要有本身的「國家意識」。那麼說，文學的素材豈不被狹隘的眼光所縛束了嗎？如果寫文章（尤其是寫詩）處處要顧及國家，時時刻刻「以國家爲重」，告訴自己要加上甚麼「意識」的，那算得上甚麼創作？這麼一來，馬華作者除了可以這述本國的東西以外，豈非不能寫其他國家的東西了——因爲提及任何其他國家的「東西」就是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有歉，就是存有了其他「國家意識」呀！

葉嘯所犯的錯誤是把文學當作是一種「宣傳工具」，可以拿來宣傳甚麼「國家意識」，用來為國家說話；而作家就應該是「國家意識者」（葉君在其大作內說：若「効忠」不成，至少最低限度的「國家意識」該有）。天知道，這麼一來，文學創作的題旨豈不只限於「國家意識」了嗎？此外，他對所謂的「國家意識」的看法，也偏差得後。我們在下面將針對這點來談。

葉嘯在其大作內說黃昏星的「飛翔」一詩，溫瑞安的「負着萬里長城的痛楚」及筆者的「胸膛種着萬里長城」等句，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但却未加詳釋為甚麼他會認為這些詩文具有「中國意識」，也沒有說出他所持的是甚麼理論根據。不過，照他的意思看來，則必定是由於「負着萬里長城的痛楚」與「胸膛種着萬里長城」二句詩文中有「萬里長城」四字之故——既因為「萬里長城」是中國的；說「負着『它』的痛楚」，又說「胸膛種着『它』」，所以是有着強烈「中國意識」的詩文啦！在這兒，筆者要強調：這是一種斷章取義的看法，是不負責任的批評！如果我們在一篇作品中，單憑「萬里長城」四個字眼，就說這篇作品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那麼當我們在詩篇內看到「中國」二字，情形豈不更嚴重了？這麼說，詩篇裏面如果有巴基斯坦、越南、巴黎等字眼時，是不是也認為這些詩篇裏有着強烈的「外國意識」呢？同樣地，如果一見「嫦娥」二字就說具有「中國意識」，若看到「瑪麗亞」三字呢？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而那樣單看「字眼」所屬的國家為何，就斷定它含有那國的意識，這種盲目的判斷是幼稚和可笑的。

我在「萌芽」以外「裏寫」你的胸膛種着萬里長城」，這「萬里長城」只是一個意象而已；指一種抱負，有婉繞遼瀾的襟懷，而那又是經歷了許多困難和辛酸才得到的成果。——這與葉嘯所說的「中國意識」有何關聯？

溫瑞安的「負着萬里長城的痛楚」，雖不是詩篇裏的句子，但它給於我們的感覺是實切的：我們似乎能感到痛楚以「千鈞之力」壓在肩膀上的情境，而這「千鈞之力」的聯想，則來自「萬里長城」這視覺意象。——請問葉君，却又怎麼拉上「中國意識」了？

至於黃昏星的「飛翔」，葉嘯之所以說那是一篇具有強烈「中國意識」的詩，情形也大致和上面所述的相全，他不外是在詩內看到有「異鄉人」……等字眼罷了，沒有一點理論根

據，却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最後筆者有數語欲寄葉君：討論一個問題，能盡力提出自己的意見是好的，不過在提出自己的意見之前，最好還是先把握了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之客觀性與正確性，然後才放筆疾書；這樣就不會本末倒置，「錯說」其所欲談了。

註一：作爲一個批評者，他本身所必須要適合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具有「同情」。所謂的「同情的批評」，其正確的釋義，請參閱「夏濟安選集」一書、陳世驥所寫之序文，第五頁。

註二：他們出國深造，讀的是文學，自身又從事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且在台組成一個「星座」詩社，項項事件皆可看出他們對文學藝術的心。

註三：林綠與王潤華同爲「星座」成員，同是賴瑞和所舉例的「自我放逐者」，他的話自有代表的成份。

註四：川谷的意思是：劉紹銘是偏向中國的。也就是說，如果以本地人作爲對象時，劉君的話應該給予否定——我却認爲劉君的觀點是够客觀的，惟川君自己心有所偏。

完稿于七四年三月三日

再談馬華作者的歸向

在「澄清馬華「文學觀念」要緊」（發表於二月號蕉風）一文中，作者陳徽崇意圖替其發表於台灣的大作「馬華作者一去不回來？」辯護，說我並沒有對他的見解有正面的了解。然而我認爲我對該文的見解並無不當之處，但對「澄清馬華文學觀念要緊」此文則真的無從作「正面的了解」了，因爲我看來看去，始終不見作者告訴我們馬華「文學觀念」到底是甚麼，也沒有針對我提出的兩個論點：（一）馬華作者外流的原因、（二）馬華文學的命運、作正面的討論，只一味以攻爲守地爲他的文章作多餘的辯護。

對於不着正題的爭論文字，我無意死纏爛打，這裏只想出幾項較重要的來談談。

我寫「馬華作者的歸向」的時候，針對的是文章中的意見，而不是「作者的意見」，文章中的意見是「馬華文學是可以並應該記到中國文學史中去的」，而「作者的意見」則是「馬華文學（不是馬華文學的命運）是可以記到中國文學史中去，但不是馬華作者」。造成這種文章與作者的意見不一致的原因，據作者自己的解釋，是他的原稿並無「並應該」三字，這三字是編者加上去的。在評論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們當然是根據文章來評，同時也認爲作者是必然對他所寫的文章負責的，使我奇怪的是，爲甚麼在沒有人提出批評之前，陳君不向編者提出修正呢？這是不是有「默認」之嫌？

在否認「並應該」是他原本的意思之後，陳君又加上「但不是馬華作者」，可是由其題

目到其內容觀之，無不與其辯正相反，也許是陳君回國兩年，對其前年的看法已有所修正，對於剛回來時的「樣樣看不慣」也習以為常了吧？果如此，可為陳君賀也。

陳君認為回來新加坡不算是回來馬來西亞，如果我們談的是地理，那沒錯，可是我們談的是馬華文學與馬華文壇！請問陳君可能把新加坡從馬華文壇上除去嗎？我認為至少在現階段尚不能夠，雖然我不否認將來兩國的文學分道揚鑣是必然的。

我學王、劉二人的回來為例，因為他們的回來正好說明了留學的作者並沒有完全對我們的文壇失去信心，在一次的專題演講中，王君就曾說過馬華文學是很有前途的（大意如此），他目前也正在為我們文「壇」這塊沃土新鑿了一塊園地默默地耕耘着，因此，我們的「文壇」需要他們，我們的文「壇」也需要他們。他們生於斯，文學生命也茁長於斯，「回到中國文學的源流去」是陳君自己的看法，「本邦的文壇需要你們」這句話並沒有騙人，到底有人「回來走走、看看，或是下定決心回來替馬華文學爭氣」了，這回，陳君該「無話可說」了吧！

不過，「回來」必須在一個條件之下——有容納他們使他們一盡生平抱負的機構，如果沒有，那我們就只好永遠忍受着「人才外流」的損失了。

我提到台灣學生（當然包括了寫文章的）的留美問題，旨在說明我們留學的作者之不同來，原因亦與台生留美不同一樣，兩者同是人才外流的問題，而不是回到甚麼國家文學的源流去這種價值認同的問題，其理至明，怎會是兩個不相及的觀念呢？

我指出「人才外流」是留學作者「不回來」的主因，並沒有否定「要回到中國文學源流去」也是原因之一，不過，讓我們看看高喊我已經「回到主流」了，為甚麼還要「回到支流去」去的那些作者吧，請看所謂「主流」的文壇有沒有需要他們？沒有，「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裏頭並沒有收錄他們的作品，何因？很簡單，因為「只認作品，不認人」。你的作品不夠人家眼中的水準，你就是拼命往人家的圈子裏擠，又有何用？反過來說，只要你的作品出色，即使你不睬人家，人家也會來「搶」你，這種例子在世界文壇上多的是，不提也罷，何苦作踐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出身？即使我們的文壇目前只够得上蓋幾間亞答屋，但只要我們有信心，多幾個熱忱的寫作者，少幾個說冷言冷語的人，那怕將來蓋不起高樓大廈！

我說陳君誤導台灣人士，指的是陳君於台灣發表的那篇文章中的四點謬論：

- 一、馬華文學五年來沒有進到一步；
- 二、把文中所引那兩首現實主義的新詩說成是「馬華文學的現代詩」；
- 三、深造的作者是「飛出籠子的鳥」，他們不願回來，本邦的文壇也不需要他們；
- 四、馬華文壇的作者不歡迎深造的作者回來。

以上四點，無論如何都無法令馬華文壇人士信服，因此，我那篇文章何來誤導大馬人士？倒是陳君冒然在台灣發表上面詆譭馬華文壇的文章，不是企圖誤導台灣人士是甚麼？台灣人士不是陳君所能誤導的嗎？幸甚幸甚！

如果陳君要為他的文章辯護，要大馬人士不誤解他，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請他把在台灣發表的那篇「馬華作者一去不回來？」在蕉風重登一次，讓我們的讀者自己來判斷。如果他說不願一稿兩投以騙取稿費，那我建議他可以把稿費捐給「梁園子女教育基金」，不過記着別再玩「原稿並無……」這類的把戲了，同時更須記住我手頭上有他那篇大作！只是，我懷疑他是否有勇氣自暴其面目？

本來馬華文學發展到了今天，任何對其地位的質疑都是多餘的，其成就與價值決不容許任何人隨意加以抹殺，要把我們的文學成果奉送於人更是可笑！本地區數間大學對馬華文學的研究都很注重，馬來亞大學設有「馬華文藝資料室」，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也把它列為中文系的一科。文學史方面，現已出版者有「馬華新文學大系」與「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兩部可供參考；至於現代文學史方面，前年林也曾整理了一些資料發表於蕉風，要知道五年來馬華文學是否有進步，對陳君來說應不失為一良好的研究資料；假如溫任平主編的「大馬現代詩選」能早日出版，更可送一本給陳君指正指正。

由戰後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戰以來，我們的文學大致上已建立起本身的風格，今天我們的作者沒有理由不站穩國家的立場，而仍去爭論甚麼主流與支流的濫調。當然我們也有本身的困境，如何推動我們的文學工作使之蓬勃發展，才是我們今後所探討的重點。本人充其量，「一匹馬力」的材料而已，不敢貿然去拖動這部大機器，倘熱心的文壇人士能就此廣加討論，促進我們文壇的發展，固所願也。

散文三則

離

經過幾星期的令人心悸的MCE，總算讓緊張的心弦鬆弛下來，多月的折磨，燈下的苦讀，緊張的心情，午夜의 夢迴，使我變成了一個蒼白的人。現在總算得到一個解脫，可以隨心所欲的做自己喜歡的事，看書，寫稿，遊山玩水……儘量抓着時間，暫時不論升學就業問題，這些促使你徬徨無措，讓我等到明年三月成績揭曉吧。學子們所盼望的三月，榜上的名字，多麼耀眼，這是十三年所換取的收穫。

更發覺髮絲也長了幾許，讓它們長吧，讓長髮輕輕飄揚在風中。沒有在校時的拘束，教室中的聚精會神，圖書館中拼命找參考書，一切都遠去，遠去。

你可曾懷念那個校園，那兩棵黃花樹，那座經過刷新仍掩不住蒼老的表面的鐘樓……；每一角落，皆留聲音。而聲音呵，可曾隨着時光飄去，消失……。離校，似遠離了避風港的小船，在大風浪中掙扎，飄泊。

而鐘聲呢？

十八歲

而此刻呵，我靜坐在黑暗中，獨對十八支燃燒着的燭，燭淚如血湧湧流下，生命如燭光，終有燒盡之時。而燭光呵，微弱的照着小樓的一角落。默默的渡過十八歲生辰，十七歲已成昨日，彷彿很遙遠陌生了。要怎樣形容此刻的心情呢？喜悅？歡氣？抑或悲哀？十八歲，就這樣的到來。且唱起「快樂誕辰」，輕輕的，把痛苦，把所有不快唱出，唱出。點對燭光，看着它們燒盡。十八歲像什麼？像霧像花？像雲像？像風？我明白，十八歲，有一大堆待你去死啃的書，等待你去死命去追的文憑。生活如死水，公式化般；上課下課，往圖書館去鑽，去死啃參考書。滿腦子塞滿幾何代數公式，會幾何時為簿記的不Palao。而大傷腦筋。無暇去翻散文詩集，無暇去想一篇散文。午夜燈下的孤影，對着那一疊書，總有喟然的感覺。時而午夜夢迴，冷汗直流，陣陣空虛如潮湧上心頭。這就是十八歲的人生？

葛尼道

我坐在長堤上，不停的望着那片海。已是深夜十二時了。一隻小舟在那片黑黑的海上飄泊，隱約的看到那一點燈火，一閃一閃的。顯得很孤獨。

這夜無星無月，海風好大好大，直吹起我的衣褲，我的髮絲。盈耳皆是潮聲。彷彿那麼的陌生，又那麼的親切。好久沒來葛尼道了，也不外是爲了那些煩人的功課，愁人的考試。手中的煙圈慢慢升起，然後消失，在黑暗中。吸了一口，噴出濃濃的煙霧，彷彿把鬱氣也噴掉。

忘不了那夜的離別：走在長長的葛尼道，無星無月的夜晚，離弦緊緊的繫住我的心，你沉默的走着，彼此默默。幾年的相聚，換着幾許的回憶，兩百哩外的相隔，使我們越來越陌生。雖說我已把人生的分離聚合看得很淡，但我始終記取那些日子，葛尼道上的暢談，對坐，聽潮……。兩百多哩外的你可會記取？

或許我將會離開小島，離開我最難忘的葛尼道，在三年後，然後在遙遠的地方求生。
今夜，葛尼道只留下了我。

暗香

當妳雅淡的娥眉在灰金色的銅鏡裏漸漸消失，我知道自己是在離去。不要說再見，誰能說在歲月的流裏會重逢？吾非寡情，更非寡義，妳該了解。說是命運播弄，未免宿命主義。總得讓一切自然，多少是帶點自我安慰，卻有更多的無可奈何。妳要我說些甚麼呢？如果我還能說，我會這樣說的：不要把我當作虎一般的漢子，我離去得那麼剛強，因為離去之前，我已闖女似的哭泣過。

我是可以忍受的，這麼多個晨昏都已渡過。尋尋覓覓，終於接近，馬上就得割離。作為一個人，就得認清自己的身份，但是認清自己的身份，並非就等於找到了自我。這句話壞處在調門略高，衆人聽了，會埋怨找不住土地；誰知這句話字字真確，不容欺誑。妳也許了解我很多，也許了解我很少，無憾的是：吾等確會一度相聚過。你曾經是我的樓閣，我也曾是你的亭臺，至少一度你我會構成過風景。有一天，妳許或會忘了秋寒深重的金風裏，我們絕望的擁抱；有一天，妳許或會忘了暮色下底曲欄殘荷，時間輕輕泛開、淡淡化去，有一種溫暖最后將亭立成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那是妳，那是含苞過的友誼。

等不及盛開，那份暗香也不爭俗子們能夠了解。妳的笑容是玉色的，這一點或許連你自

己也不知道。半透明的白裏漾着柔青，扇似地張開，又迅即摺起，能够隱隱覺出某種印象，最多亦是眉端的幾分不經意。扇旁一角露出狂草的題詩，中間部份的水光山色，漁舟晚唱或者牧童野笛，蝶飛鳥翔，全是藏在內裏的蕊球，教人感到無比的豐滿，卻又始終無法看見。猛地一下衝進眼簾的是相互追逐的字句后面的那一方褐紅的古印，而它屬於那一個書香的年代，爲那一位儒雅的名士所擁有，都瀟灑在你幽冷如泉的笑意中。

直到最后一日，我都沒有向你道別。最后要走，還是多逗留了一夜。妳倒給我一杯高粱，我發狠地一口咽進了胃裏，把整個胃燃成一把火炬。我大口大口地哽着曬過的牛肉，大口大口地吞下薄黃的西瓜，我的粗俗豪莽也許可以促成某個程度的遺忘。明知是不可能，總禁不住要試試。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說出來我甚至超過你之外更廣闊的悲劇。自始至終，我都想給出自己，又不能不作某種知性的約制，妳應該比我更清楚這一點，我是一個有婦之夫，我實在沒有甚麼可以給出的，我是一個身心不能一致的人，從頭髮到腳趾都是罪惡。

最佳的解決辦法，當然是相忘於江湖。如此想過，並不等於真箇能辦到。相向以濕，相瀉以沫，共過患難，共過憂傷，此生誰謂虛枉？思念是免不了的，因爲它誕生在我初生的血液，是一份純情，讓它流露，又怕觸痛的不單單是自己。重返並非不可能，又恐另一度生離，非至情若吾等可以担負，說到最後，我們都得承認我們不能走過已經走過的歷史，就算想也枉然，迴廊千度，屢痕處處，那兒才是咱倆佇立過的位置呢？

消失的最快的是一種任誰也抓不住的韻緻，在流光中斂去，了無聲息，像日落後白楊蕭颯的影子。有一天你看到我的時候你會問你是誰啊你是誰啊我不認識，還沒有到那一天，我已經喃喃着那種驚嚇，已經預言着那種驚嚇了。會不會我也提出那樣的詰問，可能性幾乎同樣大，這樣說大家聽了都傷心，好像說時間一過感情馬上就會變，其實我們都知道除非我們是痴了，不然都不會如此出賣自己的。

我走的時候是秋末，瞬間便是雪花滿地。此間猛陽烈照，一切盡在不言。但不想說，不宜說，不應說的，畢竟說了這許多，是到了不能再說的階段了，卻是欲斷還續，未語先咽。無晴抑是有晴，眼前就有不少猜測，市井正在流行着一則不利的謠言。衆人說我誤墮狐狸說下的媚邪，不知從那裡弄來一張黃紙塗着硃砂的符咒，一把劍穿在中間，一汪燭火把它燒成

黑中泛白、薄皺枯乾的灰色片片，滲入茶中，要我吞服。我的苦笑是不被認可的申辯，萬般無奈，只好拂袖而去。我才踉蹌奔出，大門便在后面砰然闔上，攀牆的幾朵杜鵑花震落地面，仍在顛抖，一身塵垢。

那個衝突，其實早晚總要發生，你千祈勿自責甚麼。真的，未到時候，辯亦多餘。這不是你連累我或者我連累你的問題。有一天，我們也許會在人聲車聲的擠壓下變成兩隻秋蟲，扁小無助，朝生暮死，多麼可憫的運命，但總不能阻撓我們去叫喊，去叫喊出幾分生趣。這大概就是我們共有的原則了，他們要我們守不住，我們偏要守住；他們當然不會讓我們結合，但是誰又能遏止精神的契合溝通？妳等待在海那邊，我等待在海這邊，也許我們並非在等待，因為我們早已在一起。這樣說像是在拼命彌補些甚麼，但總不能否認內中的幾分真實。有幾分真實，那已足够了，在這幾乎完全虛假的朝代裏。

現在，我們是全憑感覺了。那天在候機室裏，隔着玻璃，我本來聽不見妳在說話的，但是看着妳嘴唇蠕動，見形如聽聲，居然能句句領會，那天起我便相信：感覺。這是我們的契合溝通，是一股交流，無障無礙，甚至沒有形式。我不會感到寂寞苦悶，有一泓心泉恆向我流注。最重要的是，無論是洪荒或現代甚或不可知的未來，妳恆是我心中的一輪淨月，這一點是不變的，因此，憑了這惟一的理由，誰也不能說我們沒有基礎。

把「最後」寫成「最后」，也不管文字學者同意不同意。喜歡「最后」一詞的歧義性，覺得它自自然然地流露出一種帝王氣象，高貴端莊，同時又讓人隱隱能夠感染到那一份原屬於後宮的哀憫。用中國文字令我感到驕傲，也感到酸楚。還有「金」字，色澤的耀眼生花是毋庸多說的了，仔細看，似乎還看到一座昇起的殿堂，王正南面而坐，兩側是宮娥的團扇抑是侍衛的長戟，教人好生猜疑。上面所說的，加上以前用過的捨不得拋棄的月餅意象，構成我和我這篇散文的三大偏嗜。

作者附識

燈

梅淑貞

飾燈將熄

最後的卸粧者

向命運的輪盤

梳理

前身夾纏於此生糾葛裡

如果

子夜無風

輕扣白色的琉璃

也不會

猛地坐起

恍惚中

想：他生的細雨

會不會落於今夕

溫瑞安

碑帖

第一帖：關帝公

爲啥不往下望望呢？兄弟

萬千燈火在古老而遙遠的城
半明半滅，同樣蒼老的琴聲
持續了千萬年靜寂的悲涼

當暮色跌落時，兄弟

我穿過長廊，香雨繽紛

無數節日中的紅淚，春水般洒來

我悚然止步，在所有的黑暗中

我看見一盞燈在高處挑起

光，自紙籠燃起

火，自燈蕊升起

我，自燈光想起

我必然熟悉，似是三朝回魂
我必然來過這裏，午夜夢迴
往昔有人來過，以後仍有人來此
誕生或猶未誕生的那

陌生而又熟悉的墜樓人

高大的黑影盪起一陣寒風

那孤燈仍在神龕上伶仃地搖擺

那慘異的黃芒似水光般

在神像上漂動

斷香把檀爐刺得落索

大紅布似血一樣自雙肩披下來

關帝公，那血一般的臉

威武地被挾持在

關刀與璽印之間，憤怒地看着

從桃園結義，從賺城斬車胄

無論是千里走單騎，還是五關斬六將

那從沒有，從來沒有那末冷肅

義釋曹操或黃漢升，甚至單刀赴會

刮骨療毒夜讀春秋，放水擒七軍時

都從來沒有，沒有那末閑過

直瞪着這繽紛而腐爛的城，乾巴巴的

從未那麼不近人情，那麼神過

只能在深深的深夜裏，孤寂的廊下

沒有人走過時走過的人

憑藉燈火而不是天神

顯示那瞬息間的神明

七四年三月廿二日

第二帖：觀世音

別過油燈，往最深的黑暗處行去

不知何時，兩壁飛簷掛起一列孔明燈

七曲九迴，容易或不容易

兄弟，我們總算走完了那迴廊

肝膽碧血，却又何謂碧血？

何謂肝膽？乍聽是有些似美麗的湍流

在森冷的廳堂裏相互碰擊，而發出回響

不斷地傳來，自千山萬山之外

孤月之外，一匹拱托得不近人情的白玉馬

聳然立於廳堂，九盞七星燈

搖搖曳曳，觀音大士幌動着紙製的白衣

悽悽冷冷的黃光中，似是森羅玉殿

觀看些甚麼呢？塵世已無甚可留戀了

一切的音韻俱成絕响，沒有任一座彩橋

供人過渡，只有任人踏踩

不通向天的天橋

沒有方向的方向

盟誓已被盟誓誓光

諾言已給諾言諾完

剩下白頭的寒鴉，淒淒地叫着枝樑

千年的河床，乾涸的平原

沒有洞房的妻，沒有眼淚的泣
皆如是，何忍觀

但我必曾至，兄弟，我必來過此地

七星燈烘焙出七盞火

燈油焦辣地必拍响着

我必來過此地，是森羅殿時我

掙扎走過，鎖鍊軋軋？

或是我正與我前生相遇

碰個滿懷，悲憤地笑？

踏白骨來、踏白骨去

踏多少年來的歷史

天譴後最末的烽火

所有的燈，都向盡頭散去

我的前生呢？我的後世呢？

都是我淒切地喊

帶着溫婉的受傷

陰森的四角廳堂

却挑起九盞七星燈

明明滅滅地晃漾我底容顏

觀

世

音

呵

觀

世

音

可否爲我解答？

七四年三月廿二日

第三帖：如來佛

從廳堂步入寶殿

四處當頭罩落卷卷檀香

長明燈復仇似地亮着復仇

浩大的大雄寶殿，氤氳着神靈

而隨我來的弟兄，却一個不見

是誰失足？是誰失蹤？

是誰在乎一個突兀的留連？

是誰，是誰失陷于瞬息的回顧間？

是誰是誰，曾握過我冰冷的手

是誰呵，在殿的角落

帶着翎帽官服，竄跳過白無常的扇後？

走向江南的路太長，兄弟

咱們回不了、回不了華北了

在美艷的夜裏，我承繼那美麗的墜樓

遂伸手搖一葉舟，水濺一般地搖過來

伸你的手給我，兄弟，手給我

那地方仍堅持要去

叩問也好，尋訪也好

燈未謝盡，燕未飛盡

淚光流落江湖，快步赴約呵

而整座大江都在落淚

如來佛，我佛如來

安詳的在想些甚麼

如不來能否去，佛祖

在錦繡未腐朽之前

請容我將一片山河帶走

萬花散盡，萬階行盡

所有的紛繁落盡

所有的豪華皆寂靜

最初的遇，最后的逢

相識或不相識的我

與我來生重聚江湖，握手言歡

互問消息：那人呢？

散了，走了，去了

或在三月裏失了踪

彼此陌生地愛着

彼此很愛地陌生着

如來，我佛，給我一個出

衆生裏唯香火裊裊

而一切盡在變遷

髮白了，樓塌了，燈枯了

而不變的仍是：

那一明一滅的燈！

完稿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二日

詩言志

記得小時候讀詩經，父親走過，指責我許多字讀錯了。我是因為有興趣，才自己拿一本詩經來讀。既然讀起來錯誤百出，只好不讀了。從此與舊詩斷了緣。後來在課本中，讀到李清照的詞，華文老師又講得動聽，便對詞發生了興趣。我還向老師借了一本白香詞譜，抄了許多，連平仄也畫出來，至今留在身邊，少也有卅餘年了。不時也照譜填幾首消遣。後來發覺詩比詞更易表達，而且平仄約束也少，再加上我的許多朋友都是詩人，例如易君左先生、周曼沙先生和彭士麟女士，還是我的同鄉；蔡寰青先生和王誠先生以及王恢先生，都和我同過事；於是，我也心癢手癢地寫起舊詩來。

詩這個玩意，不管是舊詩新詩或現代詩，講難不難，講易不易。平仄音韻事小，意境就可遇難求了。至於佳句，更是神來之筆，勉強不得的。

我也讀過不少的白話詩，最早是讀胡適之的，他大概是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寫的白話詩，實在找不出多少詩的韻味來，平易近人倒是真的。冰心的詩文，都保留着濃厚的舊文學的色彩，我也是從讀舊的發蒙，自己看新的東西，因此，我覺得冰心的，比較合口味。真正談白話詩，我倒是喜歡徐志摩的。至於現代詩，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看得懂的那些，的

確能够領受箇中奧妙，餘味無窮。於是，我自己也寫過一首半首，靈感一來，好像非那樣寫不可。我覺得寫白話詩比寫舊詩更難，常常變成了不知如何下手。

寫詩總要有「詩意」，寫出來像一首詩。寫舊詩，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成爲一首詩；文詞稍微典雅含蓄一點，讀起來就不會像山歌。

不知是甚麼道理，我總愛詩要有氣魄。在大學讀書時，寫過幾首自認爲够氣魄的詩。可是給別人一看，批評我的詩過於狂妄。從此，我提筆寫詩，便有顧慮。

我的讀詩學詩，都被潑過冷水，今天我仍敢提筆，真正是打腫臉充胖子，也可以說是臉厚。我出版了十本八本遊記自傳雜文和有關教育的書，一直沒有詩集，自己認爲是憾事。有一次立意要印出一本詩集來，連書名和封面都設計好了，最後仍是決定藏拙。對於詩，我的確沒有把握；印出來去遺笑大方，那又何苦來哉！

詩言志，倒是真的。

我的五十感懷，有「閒來只羨仙」之句。去年的感懷詩卻是：

念載春風拂大荒

老愁腸斷莫還鄉

實有文章留客地

喜看雛鶴九霄翔

從「羨仙」到「喜看」，在心情方面是不同的。羨仙只有和諧與寧靜，喜看便是有所恃了。到了我的四個女兒均已分別學成，我豈只是有所恃而已，我頗有躊躇滿志的情懷，因此，我再有：

朝陽燦爛覆高岡

一片金黃壓淺塘

野鶴閒雲偕老至

新花滿樹耀春光

到今年，自己感到老了，兒女們天各一方，已經是心如止水，所以

瞬眼年華五十餘

今生但剩數齣書

覓女尋兒天海濶

相依老伴少齣語

但是當我四十歲的時候，正是華文中學多事之秋，我填了一首「青玉案」，最近重讀，才發現那時的心情是多麼沉重，簡直不相信是我自己寫出來的。我怎麼會：

……：弦歌陣陣消朝暮，遣與唯題斷腸句，雲霧茫茫深幾許？漫天荒草，長堤飛絮，積恨消

春雨。

我記得我會滿懷激憤的寫過一首五言：

四野蟲聲急 蕉風入夜涼

月高星漸少 椰斜影更長

當時情景，歷歷在目；我只有感慨系之而已。我忘記了我曾經遭與斷腸，積恨難消。可能因為我是一個樂觀達觀的人，不愉快的事，儘量去忘記。我那陣的莫可奈何而威武不屈的意志，在一九六三年口占一首中，表白無遺：

曾經風暴不爲摧 雨霽天青挽落暉

壯志未酬心未了 揚鞭莫問幾時歸

近若干年，我堅守着自己的崗位，閒時寫寫文章、看看書，大有看破和出世的思想。某年除夕，和友人詩便非常明顯了；詩云：

兩渡重洋已倦遊 登臨會上幾層樓

山居夜讀迎新歲 權外年華自轉流

至於我替學生周報週年紀念特刊寫的五律，倒是我的本來面目，也是我自己的得意之作，因為到今天，我的心情仍無多大改變，那就是：

洗筆復洗硯 朝夕寫雲箋 傳道鋒嫌短

述作心長偏 「閒情」有真意 「瑣記」無虛言

爲愁變髮白 文章學少年

朱熹說：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我們寫詩時，便把我們的真情真意，毫無保留的表露出來。

我一直以爲我是歡欣的，而且我自以爲有堅強的意志去面對外在的惡劣環境而不爲所擾。重讀從前的詩，卻揭開了自己的瘡疤；原來我仍有鬱積在內心深處的斷腸句和難消之恨。詩言志，這不是騙人的。假若詩不能言志，那就是騙自己了。

輕描集

冬天

寫兩封信，拿出去郵箱寄，一個冬天就過去了。昨日去看電影，穿了件單衫，靠立問：「著這麼少？」可是今日天又陰了，無綫電說明日會落雨。我不知道，聖誕節直暖，朋友處食晚飯，食完挾了包禮物走人，一街全無寒意。和厄，又一面行一面笑，笑到市中心。只是一月的第一個禮拜認真凍。二號落大雨，不知爲什麼應承了朋友去唐人街，兩個人一人一把傘，行過些熟食店，異聲同意似香港。買了兩隻粽，唐說：「夏威夷也有。」分明不喜歡，偏偏不認。想下洛杉磯，懶着，駛車的那有閒心等，又聯絡不到我，逕自去了。想上太何湖，一直到現在也弄不清如何去不成。日夜擱在屋裏，週末去玩，宛如大病初癒。三點就天黑了，路人避在走廊下等巴士，因爲傾盆的雨。很急的，急之中又有一種自私的小心，人和雨和冬天，這樣就過去了。

曾經以為

我沒有迷人的面，雖然有人說過性感。我沒有信心。你塗顏色在一塊窗上，八格玻璃，千般婉柔。我開門將它放在賞光處，窗內盡是歡欣。沒有太陽它是另外的畫，我們開始討論放一盞燈在它背後。

我是一個思想者，儘管不作太多怪夢。我是一個說話者，日夜上演有聲電影，可是不懂你的語言。當你回身時，我的哭已經僵硬。請原諒。請原諒。這原不是我的計劃。

淺記

下午回來食了麵包，廚房裏洗杯和碟，心裏被挑起來之前在香港的幾日。我父親的朋友要他兒子陪我，世界上根本沒有多少個人有耐性對着我多過三日，所以後來還是自己東遊西蕩。一直落雨，我祖父總在我要出街時囉嗦：不要忘了帶傘回來，落完雨一定忘雨傘。我沒忘。

別的也有清楚的，然而莫過於看春夢永留痕的早上。趕過海，已經遲了，尚在糯米處一停，因為她打電話來說有信，叫我記得經過取。在彌敦道一面行一面談。雖然這套電影在那裏叫做三月情花開，可是「不管玫瑰叫什麼名字，還是一樣香」。我行得很快，碰了許多人，感覺奇異，猶如第二世。初看它時我戀愛。這回我坐得遠遠觀望，頭腦清醒，聽到「然後我們繼續走下去，但是我們還會記得，在星期六去了很久之後」，也不禁感然。我倒是很多方面地在繼續走下去。當年如何，却模糊了，只曉得是一段短而沒有結果的故事。

只失神一會，現在寫着，更加遙遠，幾乎不信，不信它會突然亮一亮相。窗外是雨，天灰成一片，粗的幼的電綫交錯眼前，恰似往事。

也是

乍見以爲是桃，長在街邊——這麼賤？於是不信。問人，皆說是櫻。要摘一枝回去，兀又阻攔：花開富貴，要是不開怎麼辦，摘已經盛放的又不耐插。死心不息，折了一枝插可口可樂罐在候街住宅。又拗一枝，讓它企在唐的小瓶裏。次日都開了，室內暖。

粉桃的白的，片片謝了便落，枝頭開始生出嫩葉，紅如嬰兒小拳，正疑花季已去，一日食堂出來，驚見門邊一棵本來絕不生色的枯枝，怯怯綴了濕潤白點。遲到的一聲嘿，疲倦似一個懶腰，爲的只是你：它說它也是櫻，要是樂意，能够燦爛。

雨下一滴滴

「這天氣真氣人。」她罵了一聲也拉着女兒擠入路邊的冰水攤，一小塊的帳幕下。賣冰水的老人好心的只縮在較冰機前。本來這天氣悶熱得令人呆不住家裏，她便帶同小芬趕去看三點一刻的電影，跑了兩家戲院都買不到票，不知怎搞的？而竟然下起這陣不小的雨來。

窄窄的一張帳幕下已經有一個賣冰淇淋的小販和他載了冰淇淋桶的脚車。還有一位臃腫的老婦，隻手抱着一個大紙袋在懷中。只聽到她接下去說：「……不賭了，很好。很好。」只見賣冰淇淋的中年人極難堪的點着頭，口中生硬的隨應着是。是。「看你現在，家產沒有了，妻子跑了，兩個兒女也被帶跑了……嘖嘖嘖……真慘。」老婦人接下去說。方桂不禁掉頭望望那賣冰淇淋的；他低垂着頭，像很羞澀，又很像很憤怒的鐵青着臉。他偶然抬頭觸及方桂正好奇地望住自己的眼光，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看你，現在這樣凄慘啦，以後該……。」老婦人還要接下去說，賣冰淇淋的突然抬起頭恨恨的瞪了她一眼。方桂也朝她望去，她才哦哦……的住了口。

他轉過身，伸手往冰淇淋桶下出力一抬，把脚車轉了方向便直往雨中推去，出力的動作

着，大力跑了幾步便跳上車座，再出力飛快的在雨中踏去。「AA，阿林阿，還在落雨阿？」老婦人大聲喊。「真是的。……」她又輕輕的像罵了一聲。「冰淇淋不是全落掉嗎。」「媽，還來得及看戲嗎？」她被女兒一拉，方低下撫撫女兒濕濕的頭髮，說：「來不及了，小芬。我們等雨小些就回家去。」她不願意的低下頭。望出去，雨好像越下越大的。這時候，冰水攤前跑過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他朝冰水攤望了望，好像覺得可以藏身的又折了回來，向冰水攤裏跑來。「方桂阿。」他突然向她叫了一聲。「這傢伙。」她在心中罵道。勉強的點點頭。「怎麼不坐車出來？」

「壞了，拿去修理。」

「原來這樣，哦。真是的，這場雨。要去那兒也不方便。今天假期本來想好好去好玩的，却下雨了。哦，對了，方桂，等下雨停我帶妳去玩玩。怎樣？」小芬舉頭望了望他，拉拉母親的衣角。她使勁的把小芬的小手一握，小芬才靜靜。

「不了。我們都被淋濕，得回家去。」

「那得等雨停呀。」他把身子向內移，像是被雨水滴到了，靠向方桂。小芬在中間，只得把身子一縮再縮。「小風還有去找妳嗎？阿明小李平漢呢？我近來很忙，常常得出席宴會啦，出外坡啦，接洽生意啦等等……。哦，還有常到板城玩嗎？吉隆坡。雲頂高原。曼谷。新加坡。馬六甲怡保太平……以前我們常去的……。」

「媽。」小芬要被擠扁了，不得不開聲叫。「這傢伙這麼討厭。」她已經無吋尺可移了，再移便要給雨水滴了。只得開口：「黃先生，請你移過去一些。」兩個老人正託異的望着他們。

「真討厭。」她忍不住又在心中罵了一句。不禁恨起家對面那個說話大大聲的媒婆，介紹的盡是一些討厭的東西，總盯着她那些鈔票嚙着口水。一個月前她灰心的又決定不重嫁了，看看下去的命運怎樣變化。前夫留給她一大筆遺產那怕花得完？前幾個月不知怎的給對面的添姑說動了心。丈夫也死去五年了，就依添姑的話看看怎樣。怎知一大打男人都不能令她滿意；不是花花的一個大口，就是前後恭敬像條甚麼似的。而且沒有一個會經問問小芬玩玩。這個男人就是其中一個了。

「來來來，讓給阿伯一些位，讓給阿伯一些位。」雨像不厭其煩的落着。這時又一個滿臉滿手污污濁濁，因濕了水，像塗了泥濘似的老乞丐跑進冰水攤來。他一邊喊一邊擠進身來。小芬嚇得緊緊抱住母親雙膝，叫道：「媽。」還用眼角偷偷望着老乞丐。

「別怕。小芬。」

「是的，別怕。叔叔在這裡。」方桂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妳呀！」老乞丐突然搖着首，望着方桂，指着說：「唉。唉。嘖嘖。妳呀，像我的老婆囉。以前我有錢有洋樓有大汽車的時候阿，嗶嗶嗶，她就像妳這樣美麗，但是還要比妳美呢。」

賣冰水的老人望着老乞丐，無限憐憫的搖着首。那個老婦人說：「唉，可憐阿，弄到這樣的地步。」

「我妻阿，那時她要甚麼便有甚麼。甚麼私人別墅，大汽車馬C李，大衣鑽戒好多好多呢。我是多麼愛她阿。」

「嗚嗚……後來呀，那沒良心的走了，把我的一切弄走，我呀，嗚嗚嗚……嗚……。」他突然放聲的大哭起來。方桂隻眉不禁皺了上來，小芬更吃驚的緊緊抱住母親。賣冰水的老人和老婦不斷的搖頭嘆氣，嘆氣搖頭。

「哼，這些小事？」那男人被老乞丐一進來便搶去說話的機會悶悶了一陣子，這時不屑的哼了一聲。他一直望着方桂，方桂臉黑黑的不理不睬。漸漸他像沒趣極了，雙掌伸出去試試雨勢，便跑了出去。「這傢伙真討厭。」方桂還在心中臭罵了一句。

「吱呀——。」一架車子在冰水攤十碼外停了下來，只見一身白色的醫生走下車，急急從冰水攤旁跑進屋子。「……以後呀，她一定不得好死。我走私也去告訴別人，害我被警察捉呀，後來又放我出來。嗚嗚……他們叫我瘋子，小姐，」他攤開雙手向着方桂，「你說說，我那裡有瘋阿？我好傷心，好傷心……。」老乞丐不知不覺向雨中走去，雙掌仍然攤着，消失，消失……。

門開了，一個啼哭着的少女打着一把傘遮着剛才匆匆跑進去的醫生出來。「甚麼事阿？夢琳小姐。」賣冰水的老者向正折回屋裡的少女問。她極傷悲的哭着，出力的拼出聲音來。

「我媽死了。」

「阿喲，」那老婦人喊了起來。「唉，小姐，妳也別過份傷心了，人死不能復生啦。」她搖着頭。「唉，這世界阿。」她有如千萬感觸，不斷搖頭嘆氣，把賣冰水的老人由衷的輕啣蓋去了。

雨漸漸小了，還在落着。

「孩子，我們回去吧。」方桂牽起小芬的手，向賣冰水的老人感激的笑笑，很快在一個轉彎處消失了……。

餘悸

下午美心來找我，實在沒料到，以前那個美心，謝美心。我當場怔了許久，故事完了之後故事之前另一段故事裏的人物竟然記得來探我。在第三段故事未寫下之前，前二者我都失敗了。她有心讓我更加憔悴。望着美心，我尷尬的一笑。失神的站了一些時刻，才醒起面前的事。

以前他們都說美心是我的太太。真的，不過那是以前很久以前的事了。明喜歡挖我的心，若不在意的笑道：「真正難得呀，人美名美心美腿美。」美心的腿的確有點胖。我一直不會注意過，偏偏明喜歡捉別人的小錯處，讓我忍受不了。他們後來極少提起美心，我倒忘了。我忽略了這麼許多小節，甚至忘記是何時開始忽略起的，彷彿是一鬆手一切便開始黑暗。總之想起來時，已經很遙遠了。而且說虛非虛，說實非實。

我一直深刻記得今早由美心手中滴下來的幾顆如眼淚的水，這令我愈加傷痛。她喝了一口可樂時，大家都有理的陌生般靜。我先見凝結在杯臉上的水珠弄濕了她的手掌，她藉意用雙手旋轉杯子。不停的轉弄着，不肯停下，也許她根本沒注意到。却又見她終於由玻璃杯子擰下幾滴水，像眼淚。我有點怕，就以爲是自己撕開臉勉強擠出眼淚的哭了。我一向太過敏感，却不明白爲什麼驚慌的捉着沙發的扶手不放。我知道這不是事實，但說不出痛苦。

就算活過的日子中，也有不少對或錯的事情，生命也一直流下去流下去。因爲我年輕的命剛脫變過一回，這樣文雅的說法。而其實每晚我飲下掙掙可怖的影子，讓我清楚明白。

美心恨我。我知道。以前她毫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怎麼喊。大概因為她信任我。那時太年輕了，而她又十分認真的。他們一直叫她我的太太。我開始厭了，這並非錯我以爲。我日日逃到明的家只爲了躲她，不明白爲什麼，我說過我厭了。我們是一下子撒手分開的。我不能施捨甚麼，我也會掙扎過，結終還是墮落下另一個網。我厭了。我以爲。每回想起美心微顯粗胖的腿便說不出的反感和惡心。

時間能改變的事物太多了，包括感覺，愛憎。也許我要笑自己，幾時美心的腿變得眼前的苗條柔滑起來？我慚愧我的眼力。美心果然問起我丹尼阿文小漢那幾個人。我說我好久不見他們了，真的好久了。當時我們最要好的，我沒忘記。就是這一班搗蛋鬼直呼美心我的太太。一次被明聽到了，不屑的哼了一聲，起初我不以爲意，我們隨便慣的。我說我好久不見他們了。於是我問，丹尼他們，怎樣了？

以前我們天天在籃球場練球，一打打到傍晚六點七點。天開始黯了才一道回家。我還記得那以前的事。想起來有一點惆悵，噢今晚我一定要把自己重新整理：許多段落湊湊起來猶像未完結的？今晚倒想了這許多過去的事，頭腦要接受不來。是的，到後來很少見面，我是指丹尼他們。他們怎麼了？還日日打籃球麼？那實在是項頂好的運動。幸虧美心提起，她讓我發覺原來我的嗜好也變了。時間這東西我奈它無何。我捉起在旁的吉打，輕快的彈起來。這才打破死寂的氣氛。

美心驚奇的說：「你會彈吉打？你以前不會的。」我蒼涼的笑。明教我的，他確能彈一手好吉打。可是我沒說出來。這似乎沒必要。況且美心不明白的，她永不會明白。現在明也走了：他說我走，我不能害你。我說讓我冷靜一下好不好。他到底老練，走了。剩下我和吉打，讓我心情好時漂亮的奏一曲。其實我的心情很不穩，很亂，流出絃間的不過是一些諷刺的聲音罷了。

美心擱下水杯，踱過來坐在我旁。隨着音節哼着曲調。這景像是過去的一幅，色彩繽紛的，丹尼和阿文最喜歡唱流行歌。哈，我仍記得。打完球在浴室裏唱歌最爽快，水淋下來字眼也朦朧不清。回憶往往是一件古怪的東西，捉不着，像雲一樣。更喜歡坐在一旁指正我按在絃上的手指，我喜歡吉打。不打球能學吉打也一樣能滿足我。或者丹尼他們便是這樣一

步一步離去。明有時需要我，他寂寞。他說我彈吉打，他最快樂了。這裏內有他的心血。

我再也彈不下去了，可能心情太亂的關係。我停了。美心感到有點意外，但很快地她掩了她的驚奇。我難過的低下頭：「對不起，我彈得太差了。」順手把吉打擱在一旁。美心十分諒解的笑道：「談談別的豈不更好？」畢竟我們都大了。

我想說：近來我的脾氣是如此不定的。我沒有說。說了又怎樣呢？美心不會明白的，我說過她不會明白的。我又拉遠了去，雖然我素來敏感。現在却什麼也沒有了，想起丹尼阿文小漢我才醒覺自己半個朋友也沒有。是明的媚眼啊，儼游在眼前魚，閃着身體上的亮光。半响魚又滑了去。我想跪下來叩頭，使叩出一大灘的水。

他雙手已環扣着我的頸，吻我的鬢。我無可抵拒的隨他擺佈。心下只覺一片漆黑，一時混淆到極點，真不知如何措手，背抵着門，他逼向我。是他如魚的媚眼。

美心突然說：你沒什麼事吧？你的臉色蒼白得可怕。我慌張的應諾着。我願我的雙手能飛開去搯死一隻花瓶，瓶裏又跳出一隻貓，於是我跌下，一下子死去。

他不會讓我死的，其實我還欠他多少呢。每晚我飲下猙獰可怖的影子，那便是我實在的情形。他的手輕快的由我的指跳上去，及臂，及肩。我還笑說：第一次喝鯨魚肝油時連飯菜也嘔吐出來，眼淚也拼出，眼圍怕人的紅。現在倒習慣了。我沒嘗試過這樣的事，明說你的吉打學得很快，不是嗎？

美心讓我靜一會，她一定以為她的忽然來訪是計算錯誤了。可是不是。我又想說。可是我說：給我一口水。故事已經完了，每晚我猶得生吞活剝飲下去。完了，我完了，我完蛋了。我甘願無條件的投降。你回來，明我彈吉打娛樂你。

美心遞給我水，滿臉淚痕的可樂杯。我只管喝下。美心說：你沒事吧？我真不該打擾你，你休息罷你休息你休息。我不過來說一聲我明日要到英國去了，讀工管。我會再寫信給你。我走了，你休息罷你休息罷你休息。

我跌在地上，頭擊得好疼。完全偏偏在一方，我睜撐眼望，美心蹣蹣的走向門，她的腿一點也不胖，真笑話。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喊道你別走，你別走我喊道你回來你回來。她頭也不回的關上門，大概像鴝鳥一樣快遁逃去了。

我望着深鎖的門，沉重單調。

文愷

街心醉蝶

燈柱是整

燈是花

汽車是大大的甲蟲

人是

風中的草

我是

一隻醉醉的蝶

(七三年十二月)

牧羚奴詩八首

離舌的言說

該舌對該聲音是極俗的阻礙

(有一音無論子母

由腦說出)

該聲音對該說者亦是

只用一點講

所講不外乎是草木自己

咒語自己

一切電波自己講

舌根吊在桿上風乾

示衆

(是的，大眾的眼睛

是雪亮的)

寫光明兼致光明親戚

容貌身段放大光

爾時白日之卵正在黑夜之巢

昆蟲共飛七種顏色

海豚聽到在隔洋上受苦的耳朵

永安，兄弟

請用光代向光源致候

他們出力繪製地形圖並發展快速的通訊系統

空氣

永續是你我的密使

歲次月份作自如的伸縮

息到光到

有手足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也招搖着他們肉目不見
僥倖目見也只呈長髮星的化象

一閃微笑

亮過群躑者

政客與低等動物的停電之夜

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二日午年除夕

鼻的新知

偷下一口氣不來呢？

鮮有自知在呼吸者

白頭依然不識字的賸尊者

因在畫冊上

種史上的第一棵嗅覺之松

選摘空氣的人參葉子

在鼻腔沏茶

呼吸甘艸色

億兆細胞齊推磨

空氣泌出

甘艸色

一覺

甘艸色的可鼻

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魚不魚

暫將鼻息懸在珊瑚鐵樹的枝枒間

呼吸的海星

呼吸的海葵

同類不三不四者

當然看不懂這種瑜珈

無魚干擾

孤孤廻廻的改觀

泥沙蓋住我的石頭

久一段時日

不三不四者認定爲一心臟死証的石頭

鯖不鯖

魚而不魚

四處有傳言謂一隻魚脫離「生活」

不三不四者需時千萬年

以試讀一課歷時一分的現實主義

掛上鼻息

在下行將離水

登陸去辦一件事

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密眼論

彩虹水晶體

等等作三四角

五六七方

長橢圓

反正位

斜吊直吊

交滾翻滾

等等狀之活動

以不眨眼

勻稱平比急緩一致

越多次佳

愈苦爲上

爲達到無視無不視的舟車

我出生時驚目

到覺知驚目之美

時已爲夜蝙蝠的陋習所害

佛告阿難

阿難

阿難，汝爲隱或顯的雙鏡片所害

久練

到忽然失足

語言的斷崖下

看我爲自己的孤山雪後墳

自己是一鬼守住我的屍身

看雙掌接觸

又不連

二食指又連成一指

餘指則離掌

成獨立的

幾段浮於空中的肉根

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三日星期六

瑜伽師菜譜之一

作料：

磁鐵一大粒

刀斷鱷魚牌（或他牌）剃鬚刀廿片

折碎留用

銹鋼索一節

抽成絲

留用

鋁製玩具跑車數輛

斬件留用

供郵寄植物標本袖珍玻璃管三打

磨至粉狀

留用

硫酸硝酸各一瓶

砒霜數兩（無該霜巴比松亦行）

鹽若干

味精適量

任何合格政府醫師離校証明一大張

烹食法：

先用磁鐵吸一切可吸者

置鍋中

後將不可吸者逐一急放入鍋中

急用電鏢大火灼鍋中物

至鐵味似乎胃起時即可

酸霜或松下

最後精

鹽與離書下

至料現出如所謂抽象畫狀

續用電鏢火灼鍋

至鍋唇紅透

急扔下鹽膠葱花數朶

不可上桌

捧起茶一口氣吃喝完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七日

海豚的意見

海豚吾弟，你是人的兄弟

海豚你是誰？

——我跟自稱爲人（美且仁）者一樣

有肺且血溫

我幼兒哺乳

你是陸豚

蓋我已棄陸活於水

我認爲

稱兄道弟

先是因我送你上岸

一樂

（你對我

輕易幹掉那幾隻嚇得你靈魂出肉的鯊

那一幕極有印象）

你蒙住我的雙眼

我却聽清楚你的腦與脊髓的全盤計劃

鷹犬爲你揀獵物

或職守門

蟒蛇管貨倉

蝙蝠受縱火訓練

鳥（鳥頸一籐圈）捕魚

鴿已無傳訊價值乃被派去工廠啄零件

(待遇：粒穀)

猴子(自以為人的兄弟)用屁股為你掃街

野有死鹿(無茸)

駱駝、馬、象等提供低廉勞力

我的幾位變作階下囚的同類

像上海的那幾隻蓬頭垢面的蟋蟀

那樣為你演雜技

海豚吾弟，本人非殖民地主義侵略者

本人只要跟你結拜

——你豈不羨

我當然可以為你發電報

找海底油礦

帶你的海牧童(魚)在肥沃的大陸棚放海羊

(魚)

以資源財富朝貢

單單海藻(維他命豐得緊)

就可用來製造不足重的海麵包

在年關將屆價突漲的海雞蛋

用我的背當海巴士坐墊

並在政策聲明中宣告海豚沒燃料不能游

要坐多幾毛

海豚吾弟，別亂想嘛

——我固亂想

想當你的僱傭兵

到海西奈半島或海戈蘭高原

或水雷

封鎖海河內或海峴港

一面作潛艇一面作聲納

負任務到海印度洋

也可以突然飛出水

充當海蘇維埃或海美國

之無人偵察機

或一掃射

即時催毀海共產或海資本主義的蛙人

(你對黨在說得遍那時快中

被撕成一渦悠悠仰泳的水泡

那一幕極有印象)

海豚吾弟，改天再談吧

——陸豚啊

你確有雄圖大略的史觀

惜你一部所謂史

是掉圖縱橫於沙莪巷的死氣

你的未來派

年二〇〇一

人(美且仁)每人

擁車二

海豚一
陸豚啊

鄙見是稱兄道弟還未合時
未合空

（吾友在空中

若你喜歡稱之空豚）

蓋你不知海連空空連海
舞芭雷爲樂是何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九日

斷 錨

他一直走走到底地亮
自此不再動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九日

謝清

謝清詩二首

緣盡時

明知蓮是何許的素白
亦會落成粒粒的沙土

風隙外

誰撩起飛舞着的髮的
牽掛，以及那些

話語那些亂色紛飛的暮
山上的寺鼓

緊擺去，暮速步歸去後
留下的

又是甚麼？

入世就帶來的戀棧

一日

忽被視做隔夜的

果屑糖衣

狼籍的散在髮之梢淚之底

燈前的對望

眸中的醇意

便豁然釋覺

水月

搖出一夜的清涼

清流

拱起滿橋冷冷的月色

荷上的露滴落下

之後，濃情又是甚麼？

云湧月蔽

萬雨穿潭

僅存

肩上的雙燈

照空滿腫的雜念

膨脹之夜

夜張口喋喋的笑

所有的霓虹都閉目直輪

(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稿)

有一個人

在街上昏暗的角落被麵包壓破腸肚

腸捲在道旁，蠕成：

大雙連一元一角的字樣

蝙蝠啣着無言的福音

在天空盲撞

終而，一隻

衝破夜的頰臉

露出全個蒼冷的月

月色無情

望着一街沉重的足踏着飢餓

巴士狂笑而過

而巴士站牧守着上百的癩肚的長頸鹿

於一個所謂大都會的夜晚

是夜，有人以砂石做晚餐

憶起豬肉

肉刀口開心得銀齒冷露

鐵鈎上的人肝

每斤八元

菜，種在每個人的臉上

在你在我在他

都成青綠的動物

每日青面獠牙

啃吃着

自己肥美的肉

直至
一 排浮動的肋骨
一 雙
空 洞 無 神
的 眼

(七四、二月廿四日)

救世

「三支清香來請神，願爐童子在壇前，一請毫光天門開，二請毫光神自知，三請毫光神着來，身騎寶馬出天台，騰空駕霧在空中，一爐清香在壇前，畫符勅令救萬民，先斬後奏無諒情，玉皇大帝旨勅令，飛雲走馬到壇前，弟子誠心三拜請，中壇元師神降臨，神兵火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伊閉目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張神案，案上擺着仙果、仙茶、神符、朱筆、神印等。神案上面有一座神龕，供奉着舊章回小說「封神榜」裏的哪咤，手拿金槍，腳踏風火輪。

神案兩邊各站着一人，一面燒金紙，一面唸着請神咒，唸完了，又從頭唸起，一遍又一遍，還把燃着的金紙在伊的頭上繞了幾圈，伊閉着眼睛，低着頭，手脚開始發抖了。

廟裏坐着十幾個婦女，等候問事。自從中壇元師醫好幾個患奇難雜症的善男信女的消息傳出去之後，香火就旺盛了起來，每晚前來問事的人很多，必須先掛牌，照着號碼一個接一個，比醫務所的生意還要興隆，但是這不能和醫務所相比，醫生看病是爲了賺錢，這裏醫病是救世，義務的。不過，那些善男信女們都很誠心，每次來問事都自動的包一個紅包獻給神，聊表敬意。伊跳童本來也是義務的，起初問事的人不多，後來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香火漸漸旺盛起來，應接不暇，大家都覺得伊每晚跳童救世，十分辛苦，應該獲得一點酬勞，所以就決定從所得的紅包中撥出一些錢給伊，這樣伊才能專心救世。

。但是，人到底是肉做的，不能晚晚這樣勞碌，伊提出每星期只救世三天，大家都同意了。

「弟子誠心三拜請，中壇元帥神降臨，神兵火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神案邊的人像唱歌一般的唸着請神咒。

伊的頭開始擺動了，起先是緩慢，後來漸漸的急速了，上下不停的搖擺，搖了一會兒，伊突然跳了起來，撲向神案，雙手猛力的拍案，口裏喃喃自語。

救世開始，站壇的人叫號碼，一號二號這樣的叫下去。

一人負責回話，一人負責拿藥，所謂藥，就是仙果，仙茶，紙符之類的東西。

「十號。」

十號是個少女，手拈着香，對着神像禱告：「信女張碧玉，今年二十歲，近來胸口常常作痛，請哪咭公做主。」

禱告完畢，就坐在神案邊的椅子上。

伊一面搖擺着頭，一面眯着眼睛斜望着少女。

圓圓白白的臉，鼻子不高也不低，眼睛黑溜溜的，咀巴小小，真可愛，再往下望，胸部豐滿，不大不小，够成熟了。伊拍着桌子，對回話的人喃喃說了幾句，那人就對少女說：「打開胸前的鈕扣。」
少女怔住了。

「快，後面還有人要問事，無時間等。」

少女慢吞吞的解開胸前的鈕扣。

伊眯着眼，左手拿着令旗，在少女的面前幌了幾下，然後右手伸到少女的胸前，左邊摸摸，右邊摸摸，少女的臉孔熱烘烘的，紅得像神案上的蠟燭，拾不起頭來。

伊從神案上拿起一杯仙茶給少女喝，然後又對回話的人說了一些話。

「哪咭公講，你是犯着暗魂，回去拿三支香在你的門口向東拜拜就好了，這張符給你帶在身上，保佑你出入平安。」

伊閉上眼睛，心裏甜絲絲的。伊從來沒有摸過這樣的貨色，又滑又嫩，彈性十足，真過癮。張碧玉，人美名字也美。

「十一號。」

十一號是個老太婆，又老又醜。老太婆緩緩的走上來，拿起，也對着神像禱告，唸些甚麼，伊懶得去聽。伊神魂飄蕩，整顆心已被張碧玉攝住了。這樣的貨色那裏去找，就算一夜三十塊的也比不上，如今却自己送上門來了。他媽的，要是沒有旁人在就好了，可以叫伊把衣服脫下來，看個够，摸個够。下次再來，千萬不可放過機會，一定要看看那兩粒蘋果有多熟。

老太婆禱告完畢，坐下來。

「阿婆，你的病有好無？」回話的人問。

「好了，今日我是來還願。」老太婆從手袋裏摸出一件東西：「哪咗公醫好信女的病，信女真感激，奉送金鍊一條，答謝神恩。」

金鍊！伊心頭馬上鎮定下來，睜開眼睛一看，嘩！黃澄澄的，有雲吞麵那麼粗，至少值二百多塊。老太婆獻上金鍊，伊接過來，摸摸看看，這金鍊如果是送給伊那該多好。這老糊塗，病是伊醫好的，不送給伊，却送給哪咗，真他媽的，徒勞無功。

伊把金鍊套在哪咗的神像上，心裏有點依依不捨。

伊無心救世，腦海裏盡是張碧玉，金鍊，金鍊，張碧玉，好不容易才挨到最後一個。伊拍了幾下桌子，說一聲「回府」，人就往後一仰，站壇的人馬上扶住伊。另一個拿了金紙在伊額上拍了幾下，喚醒伊：

「阿六，醒來，阿六，醒來。」

伊揉揉眼睛，捏捏頸項，好像剛剛睡醒似的，醒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數一數今晚所得的紅包，打開來一看，有的四角錢，有的一元，他媽的，真寒酸，看一次醫生吃藥打針至少也要五元，難怪這些人不去看醫生，以後應該規定，每次問事紅包至少要包二塊錢，否則，只有白忙的，不劃算。

算好了紅包錢，伊走到神龕前，望着哪咗身上的金鍊，真可愛的，要是掛在伊的身上多好。

伊又想起張碧玉，這女孩子怎麼會一個人來問事，大概是哪咗公看伊不停的忙着救世，很辛苦，需要安慰，所以引一個這樣嬌嫩的女孩子來給伊解悶，伊是一個十一哥，人家說男人三十而立，但是伊已過了三十，還不能立，如今依然光棍一條，怪可憐的。哪咗公如果可憐伊，就應該叫張碧玉做伊老婆，免得伊夜夜難眠，有時不得不偷偷摸摸的溜進小巷裏去，找那些便宜的貨色，解決心頭之癢。

「喂，阿海，你知那個查某住在那裏？」伊問負責回話的人。

「那一個？」

「張碧玉。」

「唔知。」阿海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望望四周無人，低聲對伊說：「喂，頭先你真大胆，敢摸伊的奶。」

「唔是我摸，哪咗公摸。」

「唔免騙令伯，令伯早就知你在做鬼，小心有一日會破空，到時唔好連累令伯。」

「你無講，誰人會知。」伊笑笑。

「我勸你在庵內卡規矩，唔好打壞紅公的名聲，將來你會受責罰。」阿海說。

「你少講幾句好無？我唔是摸你的小妹，甲你無相干。」

阿海不做聲，收拾好神案上的東西，就離開了廟。

伊還是站在那兒，眼光落在那條金鍊上，廟裏無人，伊走近神龕，伸手去摸摸那條金鍊，許久，才依依不捨的走出廟。

回到家裏，打開布床，一骨碌的倒在布床上，閉上眼睛，又看見張碧玉了，圓圓白白的臉，黑溜溜的眼睛，豐滿的乳房，又柔又滑，真過癮。張碧玉對着伊微笑，很美，很可愛，伊阿六快要走運了。人不可貌相，臭頭也會娶水某。以前伊追阿菊時，阿菊罵伊黧面，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叫伊回去照照鏡子。哼！阿菊，妳不要瞧不起人，妳自己也應該去照照鏡子，妳以為妳很美，哼，老鼠跌落天秤，孤芳自賞。有一天，伊要牽着張碧玉的手，走過妳面前，讓妳看到底誰美，看看伊阿六的本身，等着瞧吧！伊越想越得意，心裏就越興奮，一股難以消受的熱浪不斷地往下體奔流，而且不停的澎漲，實在難受，最後只好讓它流了出來，口裏却喚着張碧玉，之後，便呼呼入睡了。

×

×

×

「阿六，阿六。」

伊一個人在街上走，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伊，回過頭去看，原來是張碧玉，伊喜出望外。

「碧玉，是妳，去那裏？」

「出來行行。」

「妳的病好了無？」

「好了，感謝你醫好我的病。」

「唔免客氣，我請妳看戲，好無？」

「好啊。」

伊想不到張碧玉會答應跟伊去看戲，可見張碧玉是喜歡伊的。伊想起了嘉賓戲院正在放映一套X片，於是，就決定去看那一套戲。

在戲院裏，伊悄悄的伸手去握張碧玉的手，張碧玉沒有把手縮回，伊更大胆了，一隻手伸到張碧玉的背後，摟住張碧玉的腰，咀巴湊上去，打算學銀幕上的男主角的作風，誰知張碧玉突然把臉掉開，伊吻了個空，身體失去平衡，倒栽了下去，頭正好撞在椅背上，痛得伊大叫起來。

睜開眼睛，原來是一場夢。

怎麼會做這樣的夢？奇怪！大概是神明的指示，張碧玉和伊有緣，伊要走運了，人有三衰六旺，時來運轉，伊阿六鴻運當頭，福星高照，誰敢瞧不起伊。阿菊當初亦瞧不起伊阿六，罵伊是個無賴，將來亦會後悔的，伊阿六做人最寬宏大量，既往不究，如果亦肯回心轉意的話，伊還會收妳做小老婆。

這一天，伊一直想着那個夢景，伊相信這個夢一定會實現。伊決定晚上出街去，希望會在街上遇着張碧玉，夢裏的那條街彷彿是板椰律。傍晚時分，伊對阿海說，伊身體不舒服，晚上不能救世。

「身體無爽，呷一杯仙茶就好了。」阿海說。

「呷仙尿也無用，令伯愛落坡，今晚唔救世。」伊看也不看阿海，轉身走了。

伊打扮得好漂亮，還在身上洒了幾滴香水，然後大搖大擺的下坡去了。

伊在街上溜躑，東張西望，注視着每一個行人，可是，沒有張碧玉的影子，伊很有耐心，伊相信張碧玉會來，但是，走了好幾條街，依然沒有遇到張碧玉。伊失望了，低着頭漫無目的的走，不知不覺的走入一條幽暗的小巷，這條巷子伊很熟悉，巷裏有點點的火光，伊一走進去，火點就開始幌動，幾個女人向伊走來，拉拉扯扯的，結果伊被一個比較年輕的女人拉進了木屋裏。

「真久無來了。」女人一面脫衣一面說，聲音很平淡。

伊吸着煙，望着正在脫衣的女人，這女人很醜陋，兩顆乳房垂了下來，像洩了氣的汽球，簡直不能跟張碧玉比，張碧玉的豐滿，柔滑，望着那兩顆擺蕩的乳房，伊有點厭惡，怎麼可以拿這女人來和張碧

出比，張碧玉是黃花閨女，這女人是千人騎，萬人壓的妓女，一個是女神，一個是神女，把女神和神女拉在一起，簡直污辱了女神。

「來啊！」女人脫光了衣服，躺在板床上。
伊不由自主的撲上去。

從木屋裏出來，整個人輕飄飄的，彷彿走在雲端，摸摸褲袋，空蕩蕩的。伊對自己說，將來和張碧玉結婚以後，伊就不再走這條巷子了。

回到家，已是深夜十二點了。伊一邊走，一邊哼着歌：

「午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想着少年家……」

經過阿菊的家，伊發現阿菊的房間還漏出燈光，伊悄悄的把臉貼在板壁上，往板縫裏望，眼睛頓然一亮，阿菊正在換衣，伊靜聲屏息的欣賞，比看成人電影還要精彩，還要澈底。伊恨不得衝進去，一把把阿菊抱住，來一個餓虎擒羊，才過癮呢！越看越忍不住，體內有一股熱浪直往下體奔竄，心裏頻頻的喚着阿菊，阿菊，阿菊。

燈光熄了，房裏一片漆黑，伊掃興的走了。

X

X

X

「阿六，起來啦，睏到日頭晒屁股還唔起來。」伊老母一面掃地一面喊。
阿六翻了一個身，依然蒙頭大睡。

「阿六，你死了啦，叫這麼多聲還唔起來，整夜出去溜到三更半夜才回來，早起却睏到七晚八晚還唔起來，吃到三十幾歲了還賣曬想，好命的，兒女一堆了，誰像你，整日東溜西溜，無想贖食。」

「够了沒有，七早八早，哭爸哭母，聽了就豬懶。」伊懶洋洋的爬起身。

「昨晚你去那裏？庵內人等你問事，等整晚也無看着你的影，害人空空等。」伊老母說：「你要救世着專心，唔好三心二意。」

伊不做聲，洗了臉，吃了點心，就出去了。

「你要去那裏？」伊老母問。

伊不答。

「你真耳郎啊，我問你去那裏，你有聽着無？」

「出去行行。」

「頭先阿九來找你，問你要唔要甲伊出海，那是你唔去，伊要叫別人了。」

「令伯唔去，叫伊叫別人。」伊不耐煩的走了。

伊最討厭伊老母，整天囉囉嗦嗦的，每次伊老母和伊講話，伊就不耐煩，聽不上幾句就掉頭走了。太陽已升得好高了，大概有十點多了。伊懶洋洋的向前走，不知要去那裏，心裏很悶，不知道該怎樣打發這個上午。雙手插在褲袋裏，無精打采的走，以往，伊多數在咖啡店裏打發時間，看看人們下棋，打麻將，有時自己也玩玩，只是今天特別悶，而且袋子裏沒有錢，對這些完全沒有興趣。伊彷彿覺得缺少了什麼，但是却說不出來，只是一種飄飄渺渺的感覺，這種感覺像一團霧，最難捉摸。伊默默的走，一隻狗睡在路上，伊狠狠的踢了牠一脚，那隻狗哀叫了一聲，夾着尾巴跑了。

迎面有人走來，伊一看，是阿菊。伊想起昨晚那一幕精彩的鏡頭，心頭蕩了起來，望着阿菊，彷彿覺得阿菊裸着身體向伊走來。

「阿菊。」當阿菊走近伊時，伊突然伸手去握阿菊的手。

「死鬼。」阿菊嚇了一跳，甩掉伊的手，掉頭走了。

「阿菊。」伊在背後跟。

「死人面，你敢再亂來，我就要喊了。」阿菊不高興的話。

「我愛妳。」伊對阿菊說。

「面皮厚，唔驚歹勢。」阿菊瞪了伊一眼：「一個老母餉賣飽，還想要某，笑死人。」

「妳唔免看衰我。」

「你真本事，無人敢看衰你。」

「你唔免吊價，將來老了，就無人愛。」

「唔免你担心，我就是做老姑婆，也賣嫁給你。」阿菊氣沖沖的走了。

「呸！臭魚吊價，卡水的查某令伯都玩過，驚無鐘驚無查某，有一日，令伯定着要給妳試試令伯的

滋味。」

「一塊也無。」阿海走了。

伊呆呆的站在那兒，不知該怎麼辦。伊後悔昨晚不該把錢花在巷裏那個女人的身上；誰叫伊沒老婆，有老婆就不走小巷了。阿菊的身材真不錯，可是阿菊嫌伊窮，其實，伊真的窮嘛，不能怪人家瞧不起伊。他媽的，有一天一定要給算命的算一算，看看什麼時候才能發達。眼前袋子裏一分錢也沒有，怎麼辦呢？

伊垂頭喪氣的向前走，腦子裏想的是錢，錢，錢。忽然，眼前一亮，一條金光閃閃的鍊子在眼前幌着，幌着。伊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半夜裏，伊悄悄的閃進廟裏。

第二天，有人發現神像上的金鍊不見了，怎樣不見的，沒有人知道，如果哪咤真的靈的話，那只有哪咤知道了。

車在行駛中

夜於他的瞳內製造更濃的黑色素。吉普車在稍停之後又衝向前方黑中。車首向西。此行向西。牢獄在西。一小時後。牢門將爲他而開而關。

這是晴夜：星拱月，月甚圓。額頭是不適生存於此種夜中的。他告訴自己：唇抖動，圈出一朵苦笑。無聊瀉滿整個車廂，吞噬着司機軍官華籍憲兵印籍憲兵他，一共五個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押解官，官差，司機，囚犯。主角是囚犯是他：開七天小差的軍人。西出陽關無敵人。西出陽關無敵人。二十八天！孤寂將如誰？

(一支旗桿在風中哭着……………)

車在行駛中。他把臉朝左略作仰狀，注視着擋風玻璃外的那片夜：時不時有星於玻璃頂端處兩側處消失；時不時有星向玻璃中央衝來。夜是昨夕的再版！夜是老干，最卑最鄙的老干，忘記時開忘記自尊而逕自演着早該典當給年輪的風騷。他想着，呼吸有些急速，困於眸中的怒狂跳着，兩百餘日前。夜抖不落他一絲喜怒；生活於所謂最燦爛的歲月中，生命屬於年輕屬於現代屬於活躍，從無暇端祥夜之姿。他微微搖了搖頭，雙腿向上略伸使腰直起，記起與夜相望是今年元旦後才開始的。兩百餘日來的凝望，除了濃度的差異外，夜是龐大的有

翼的血盆大口的失望咀嚼着無翅可揚的玲瓏的理想。他嘆了一口氣，倏見星朝眼飛來，疾舉左手阻之，而星呵銀色的星仍向眼奔來。放下手，頹喪如山立於心深處。

輪轉輪轉輪轉輪轉……

車前有車，車後有車，車中有人，人當然非以他車爲馬首是瞻，此之所以人不迷失吧！車中是人，車前是路，車後是路，路衆路多，此之所以人會迷失吧！悲哀泣於他腦裡，粗糙刺他自後腦各角；悲哀加劇，他走入一樓笑裡：上午九時五十分，坐於兩面鏡子之中的椅上，會想在兩面鏡子中尋找赤裸透明身體的那個自己俄然坐入鏡中瞳之央。他慌忙閉眼，眼裡有淚哭不出來。很遙很遠了，不識仇的看年，不識愁的少年，皆已遷居歷史，僅留下纍纍純真在揚手的亭中，讓自己長年終日撫念。九時五十五分，睜眼時風來，來自四扇窗外，揚起窗帟揚起理髮師的長髮。髮飄飄，理髮師停下右手中電剪之操作，以左手引導大梳子至己髮之圍漫步；且行且笑且說：「髮是自由的一種詮釋，風總企圖毀滅。」話飛在空間，笑笑於唇緣，漸漸，漸漸擴散，宛若淒迷白霧，罩住一切的事物。霧中霧重重，黑眸探不出一津一露；他成迷途的人。十時，步出理髮室，陽下霧逸去，那朵笑仍開於他腦裡，那句話召來淚神，迢迢趕來心涓細聲低泣。然後管管說祝你好運。然後在「囚仄」急速高音口令聲中急速跨步跨步跨步急速右轉入「營長室」再急速跨步急速後轉再跨步再轉再急速跨步，然後駐足，於軍法前於代價前。他是斷了一根觸鬚的小蟻，軍法是巍巍青山立於斯，觸及之後，遂召來痛楚的叩門。你的解釋不能成爲理由，你很優，心寧讓消極滋長而不空一給軍法之居，二十八天後你必會明白自己是個傻子，你將被監禁於不是自己所隸屬的軍營內，陌生的環境將有助於你對軍法的重新估價。

紅燈亮起。車停在第二條黃綫之後，發着吵聲向綠燈吶喊。兩個穿着深藍牛仔褲臉上長着兩朵藍菊的少女携着春天，自右邊邁向左邊草們。二聲有韻律的擺抖，懸於臀上的青春粉紛失足，步入每隻靈魂之窗。女人：令生命生氣繽紛的來源哀痛的酵素。這定義由一縷縷形成，縷的此端是他，披一衣悽悽，生於陽下；彼端是初戀，披一衣綺縈，長駐陰地。兩年以來，縷的兩極已成秋中的樹，總是唏噓於雨來於顫動之後。車向前衝。車向前衝。彩衣的傷感輕舞而過：兩個十七歲，五月雨中，四手拼攏的誓，誓中美麗的憧憬。雨中，車下，不美

，不詩意的紅水；白色的床，白色圍眼的維那絲，雨下，雨中，最後一次的同行。黑髮人送黑髮人；最末的驛站，沒有渭城曲，只有細雨。小姍，那季僅裹五百餘個夕五百餘個朝，那季如斯短如斯短如斯短……

他是紙蒿，去向在風裡。書季之後是工季是愛季之後是鬱季之後仍是鬱季。此去經年，路向憂鄉愁裏延伸，風景不陌生：總是綠色，總是苦澀。公民加十八歲等於國民服役。他是入過先修班玄關的人，却默許空虛徬徨堆積成城，豎上愁旗，立於心室。每次，在射擊場，開槍令後，他是第一個扳動槍擊的人。每粒離膛的子彈皆是一份瘋狂，衝向站於一百呎二百呎三百呎處的靶，以及，靶上他的鬱悵。他忘我忘我忘我的扳擊扳擊扳擊，靶却安然，鬱悵却無恙，於他單眼的前方。於他單眼的前方，高潮後的瘋狂的快感迅速崩潰，空虛漸趨鬱悵，於他單眼的前方。每次，離開青山離開射擊場，他必携山們的苦的澀回去，去使愁城更形堂堂。野地上，星空下，是苦澀的另一上游，淙淙流向中際的他。拿獎品的學子；籃球場上的射手；一個少女掛念的少年；前途光明的見習技工；服役的軍人；之後，將是什麼？將是什麼？與日俱增的年華，隨日更渺的前程。這是現代啊無可奈何的現代。誰人可奈何？

（在風中哭着，一支旗桿……）

曾經十一次大考的學生。開七天小差的軍人。濃黑裡，噪音裡，苦笑再現唇緣。何以要逃？既逃，何以又返？何以要憶？總是春花之後總是秋樹。走向亡的路上，驛站尚有幾許？，下一站入瞳的又是哪種景色？七天的逍遙，七天的瘋狂，之後，何以不得解脫？何以是更深的迷惘更大的失落？明日無涯，有涯的是生命，為所謂前程虐待精神是傻子行徑，讓脈膊讓心跳也和常人同速跳躍吧！在現實前，在回營後。屬於逃的日子裡，不只一次的如此自慰自勉；但在末夕，在母親的皺紋裡，潤別七日的空虛又再現身又再現身，茫然之後，恐懼狂嘯掩至。每一種時代每一種環境皆有被犧牲的物。他想。在回營的路上，雨織白網罩他走上坡，抵達平地時，氣喘得很厲害，「想一想抽煙的害處，你就不會想再抽了」飄入耳裡，既知，爲何要犯？既犯，爲何要悔？種因的另一必然是得果，爲何要悔？不悔不悔不悔不悔不悔。不悔，爲何不洒脫？爲何不洒脫？進入「連長室」，門於右方吻向壁，又匿於腦的鏡頭於瞳前逐一展開：一個年輕的駁者，在漸漸闌珊的暮色中呼喝馬兒前馳；偶然抬頭，雲霞老

了，鞭也老了。走出「連長室」，雲霞更殘，鞭也更殘。馭者鬢髮白如霜。

車仍在行駛中，八時的都市的夜，活躍的是街燈霓虹燈喇叭聲電唱機幸福笑靨的人羣。明夜以後的夜當然也是如此。他想。今夕以後，在鐵欄鐵杆內，失望寂寞無助屬於哪一級？阮籍在古典的晉朝在另一半球憤怒的搖滾樂裡，阮籍不在此海中的陸上。二百餘方哩，紅塵滾滾，人生其中人行其中人死其中，不能清高不能拔俗。他是不屬此時此代此環此境的人，却愚笨的向自己的性格盡忠。歡樂嵌入的年輪是最末的年輪。他瞭解自己，他不想說再見，對那些空虛那些苦澀。說了再見又如何？呵說了再見又再見！

秒走着。心走着。車走着。目的地漸近，牢獄漸近，五分鐘後，一道牢門將爲他而開爲他而關。他把臉往車後望：車燈蒼白，街燈蒼白，星子蒼白，月宮蒼白。

蒼白緩緩攏向他，他在車中，車在行駛中……

Ilse Aichinger 作

沙 禽 譯

年輕的中尉

他們呼喚我的名字時我下車。他們在這個村落停下來買黑橄欖。那脫笑話的人把笑話說完他們才下車。我輕輕的挨着身子自黑暗的後座下來。適才有人呼喚我的名字。「一天其中尉來到……」那故事這樣開始。其餘的我已記不起。而他們的聲音和笑聲漸漸消失。他們已走下湖濱，路上空曠無人。

雖然沈下的冬日染紅了天空，一切事物却顯得格外耀目，使我眩迷。我站在戰爭紀念碑旁邊，那是一頭躺在我身邊的靜止的紅獅，隣近是教堂墓地的圍牆。一小片雪花降落它的頭頂。冷風來自湖上，雨雪吹撲我的臉。

周圍的土地對我是全然陌生的。那些像獎牌般羅列在水上的小島也是，還有這村落——這些竟都如此奇異。而且，雖然冰冷的景象仍然清晰，黑暗迅速生長。我低頭看看自己。我穿着制服，在都城溫暖的星期日下午外出的制服。我辨認得出我的獎牌——鑄上皇冠的十字架，因英勇而頒發；我把手放在腰帶上，確定我帶着刺刀。我在衣袋裏觸到一件物體，那是以油綠色紙張和膠帶裏綁的一件小包；裏面裝着我的名片。當一個軍官上任新職位，他必須

在義務上的拜訪留下這些名片。

直到現在我才把視線自墓地的圍牆轉移到這村落的房屋上測度。這些大型、繁盛和冷峻的房屋，座落在我面前以華麗的門窗。我聽到遠處一個女孩的聲音在呼喚，兩個孩童帶着一個雪橇跑過我身邊。我嘆了口氣走入墓地裏。職位調動時我總要走訪地方上的教堂的墓地。但在這裏我看不到我認識的名字，一會就走開。我在街道碰見一些人，為數不多，也看不到一個相識者或同僚，便回到村子來。

我來到一座門上有大幅聖喬治肖像的屋子，按了一下門鈴；不耐煩再等下去，我把第一張名片投入信箱。而跟着下來沒有一間屋子有人回應。甚至在旅店一個鬼影也沒出現，連女僕也沒有。我想了一會。或者按鈴並非此地的習慣（在關閉着的旅店門前還能做甚麼呢？）；再過了一陣子，仍然沒有回應，我就不再這麼想。我很快的分發掉我的名片。

我走下湖濱的時候只剩下很少的幾張。航行俱樂部已經關閉，所以我決定不留下任何名片。而在漁家和別墅門前（有着大花園的別墅，積了雪的堤岸半藏在灌木叢中），我考慮了一會是否要留下名片。我確曾為這事操心，但漸漸的我想這和拋在蘆葦中沒有兩樣，因為不論我去到那一間屋子，都沒有一個鬼開門。這當然可能是圓滑的手法。但我一想起我還沒地方過夜，我就不安起來。而這並非唯一的原因。當我從湖濱上來，在昏暗中走向教堂時，我的皮靴在路上踏出响亮的聲音。我開始這麼想：這並非僅是禮貌或手法的問題。事實是沒人聽到我叩門而——我抑制自己從這一想法去推斷——而這村落或我自己，其中一個或許是不存在的。

那麼為甚麼我還要帶着名片走來走去呢？為甚麼我會是穿着制服的呢？我不能使自己不安起來，我必須很小心地使用我最後的幾張名片，或者我可以將一張投入退伍軍人公會，一張投入洗衣店，一張投入教士的居所——為甚麼我偏偏要跑到這神鬼絕跡的村子來呢？難道僅僅是為了要在入夜之前分發完我的名片嗎？墓地的圍牆前的場地已空無一物，那輛車已隨着它的三個乘客失蹤了。車輪的痕跡正漸漸的給風吹走或給冰雪遮蓋掉。我希望我記得起那則笑話，它是這整個事件的開端，但我實在一點也記不起來。我向來就記不下笑話。我甚至記不起這笑話是誰說的——究竟是那坐在後座的傢伙還是前座的其中一個？空洞、虛無；我站

在剛落下的細小的雨雪中，在我想是巴伐利亞村落的街道上，靠近一座大湖，旁邊是戰爭紀念碑，一頭頭頂覆蓋着雪花的紅獅，而我甚麼都記不起。在一年之末獨自站在這裏——我甚至不知道是那一年——我感到如此荒謬。獅子躺着的石碑上，鍍金的字體銘刻着戰亡者的名字，他們是在另一場戰爭中死去的。現在我已發出我最後的名片。

我實在不瞭解自己。難道設法記起這整個事件怎樣開始，以及找出一個我可以回去的地方不是更重要的嗎？看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路來的舉動都在那個笑話的掌握中，而那笑話我已忘記。

我也十分疑惑，這笑話是否重要到必須這樣磨難一個人，把他棄置在一個奇異的村落裏，在一座劃着點點奇異小島的奇異的湖附近，在奇異的戰爭紀念碑旁，讓他面對一場戰爭，在另一場戰爭到來之前。難道根本不說笑話而讓我安靜無事不是更好嗎？尤其是雨雪的威脅愈來愈大。若我穿上戰服會好些，但這也是笑話的一部份。

屋子上的圖像的顏色正漸漸的溶入在生長中的黑暗裏，紀念碑上的獅子看起來更加黑。照想我也一樣，我外出的制服的花邊也是。我確實希望那輛車和那三個人會回來，因為我現在感到十分寒冷。但當我感到愈來愈冷的同時，我却發現我能够使我的頭腦安靜下來。在這個顏色明亮的大門緊閉着的黑暗村子，他們總不能永遠的丟下我。

只要有人開門我就會告訴自己那些人和他們的車子將永遠不再回來。但既然沒有一扇門為我開啓過，而雨雪愈下愈大，漏透了牆壁，甚至那頭獅子也給黑暗吞沒了，我告訴自己：他們一定會回來的。我不認識他們，但他們一定認識我。我沒法子找到他們，但他們將會找到我。他們將會帶我去進晚餐，在他們溫暖的屋子裏。我想他們真的對他們的笑話認真起來。

而我站在墓地圍牆旁邊，而夜落下。

Ilse Aichinger 是德國小說家，一九五二年奪得奧地利國家文學獎。「年輕的中尉」
譯自 Mundus Artium: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一九六七年創刊號，美國俄亥俄大學英文系出版。

邁克

奧斯卡一九七三

假如不是電視直接播映，相信不會有這麼多令人開心的意外——我從來不會從奧斯卡得到過這許多娛樂。這是電影和電視的七巧節，一年一度奇妙而珍貴的結合。一般人對它是恨而不忍拋棄，罵歸罵，到時到候都扭開電視機開關，反正是担保最大陣容最華麗服裝的，更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慾，怎能錯過。

麗莎明妮莉以一首題作「奧斯卡」的歌曲，載歌載舞作爲這個三小時儀式的開場曲。不獨裝束比生平任何一次演出都要樸實，歌藝舞技也比「酒館」時代大大進步了，是難得的藝人的自我超越。曲罷星群爛爛而出，老薑新秀，五花八門使人目不暇給。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凱蒂玲赫平，事先有關當局不作披露，突然從天而降，整劇院的人被深深震動了，相繼起立鼓掌，以示敬老。次有演「驅鬼記」聲名大噪的琳達貝爾，清裝上場，毫無病容，更無邪魔附身之象，幾乎使人不信。老牌明星出現者尙有大衛尼云，蘇珊希活，查爾頓希士頓，格哥利栢克及因爲裸男出現而失態的依莉沙白泰萊，更有奧斯卡列牌拉哥蕙芝，勃特雷諾和甘蒂絲褒瑾。新面孔之中風頭最健者當數泰姐奧妮，西裝短髮，許多人以為是小男孩，其實是「紙月」裏捨小收音機和香煙盒四處跑的艾娣。另有一位也是彼得波丹路維治提攜的弟蒙猶勃

頓士，耳下搖着耳環，比「填鴨記」裏的他好看。未到場而令千萬電視觀眾失望的包括羅拔烈福，芭芭拉史翠珊兩張大紅牌，前者據說是因為「大亨小傳」惡劣的影評而不肯在公眾場所出現。相信大部份的觀眾，都和我一樣過了崇拜明星的年齡，但是明星假如沒有特殊魔力就成不了明星，都只好屈服了。

今屆比較別緻的是請來了許多專門人材，頒獎給和他們同行的得獎者。紐爾西門給編劇，崔姬給服裝，亨利曼仙尼和剛剛分居的雪兒給音樂，還算有意思。最有趣的是請了啞劇大師馬索，負責給獎「最佳聲音」。他將五部被提名的影片表演了一次，是全晚節目最精彩的部分。這五部影片是「驅鬼記」，「大老干」，「紙月」，「填鴨記」和「海豚日」，大師表情幽默，手勢熟練，到最後終於開腔讀出得獎片名：「驅鬼記」。

「驅鬼記」是大熱門，結果只得二獎。其實它輸給「大老干」是意料中事，因為一下來就太穩固了，大家一律看好，而人非草木，許多票數都是在「睇你叻得幾耐」的情況下投了給「大老干」，致使它連得七項，包括最佳影片和導演。

這屆最佳導演提名是歷來最荒唐的，英瑪褒曼和貝特路奇根本是點綴性質，威廉費肯已經得過一次，佐治魯克斯成績雖好，影齡尚淺。於是佐治萊希爾在這種情況下無端端發達，他的條件其實不夠。我原先的推測是魯克斯，可惜雛鳳不及老鳳聲，讓這位向來毀譽參半，導演過「夏威夷」等片的希爾得去。

另一個喜悅是杜魯福親臨領取「美國之夜」的最佳外國影片獎。他用英語說：「這個電影是關於影人的，得獎的應該是你們。但是既然現在給了我，我就替你們暫時保管。」朋友見面都說，你一定狂喜了。狂喜倒不至於，歡喜是免不了。歐陸影片去年在美國大行好運，「美國之夜」和「狂呼細訴」分別是杜魯福和褒曼歷來票房紀錄最好的電影，現在放映中的「母親與妓女」，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好運氣。

最佳影片「大老干」我一直未去看，影評一般讚好，我是嫌沒有副片，改天看了之後再談。其餘四部被提名的是以嚇人為經賺錢為緯的「驅鬼記」，英國喜劇「都幾有格」（暫譯，希望有人指正，因為我知道譯得不妥），褒曼重型心理片「狂呼細訴」，和我個人很鍾意的「美國塗鴉」。這張名單又是典型的奧斯卡，意外的是，原先以為會被提名而一定不得獎

的「巴黎最後的探戈」不見踪影。

最佳男主角提名片段裏，五位之中竟有兩位以哭作代表作，可見一般觀眾還是存有「哭得出真眼淚是好演員」概念，傑克靈蒙得獎在意料中，我則偏愛「薛必高」的艾栢辛路和「最後的細節」的傑克尼高遜。後者的片段因為三字經連篇不斷，而電視是公眾媒介，不宜粗口，所以聲帶被割至少二十處，兩分鐘之內只聞必必波波之聲，十分滑稽。烈福以「大老千」提名，其實他更好的演出是「春去也」。

「春去也」的史翠珊及「夏願冬夢」的鍾活華落選出乎意料，格蘭達傑克生是全張得獎名單中最奇特的名字。同一位英國女演員四年之內得到兩枚金像，奧斯卡對她有甚麼企圖呢？新人瑪撒梅遜憑「灰姑娘自由」獲提名，演出殊佳，假如接到戲路合適的劇本應該有所作為。只是近來好萊塢電影偏重男角，沒有那幾位女演員有機會拿到好劇本。這種情形是國際性的，傑克生得獎之後便說，極有可能在這幾年之內轉行，因為能演出的角色不多。我們看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得獎名單，從六六年以來，「四季人」，「無頭案」，「奧利華」，「午夜牛郎」，「巴頓」，「神探霹靂火」，「教父」及最新的「大老千」，竟都是以男角為重的電影，難怪所有的女演員都在擔心。「春去也」使情勢稍為輕移，「大亨小傳」雖然米亞花露甚為吃重，那裏又敵得過烈福現在紅得一面倒的畸型現象。後果如何，沒有人能預測，唯有且聽下回分解了。

七四年四月



大老千劇照 The Sting, Bedford and Shaw

牧 羚 奴

拜訪亨利·米梭

秋日記片斷

九月廿五日下午四時半，Catala和我依約上米米梭的寓所看他。米梭的樣子像一隻鸚鵡。

先談到刻在巴黎上映的影片「中國」，導演是安東尼奧尼，相當寶座。米梭覺得：出現在影片中的中國人民，正是他在中國時所見到的，人與人之間顯得非常謹慎小心，有時甚至帶着一點輕蔑的表情，這不僅是對外國人才有的，影片似乎有意掩蓋這點。

廿多年前他路過新加坡，只住了三天，這三天的時間幾乎都花在「新世界」裏頭。在新世界看了四場地方戲。只費三毛錢，就可看整個下午，而且，舞台上的表演，跟街上人民的生活狀況相去不遠，不全是在做戲，在看戲時還有東西吃，氣氛友善；他雖不懂戲中語言，但為戲的魔力所迷。米梭說，這在一個外國人來說是很意思的。

我們問他是什麼念頭使他決定要到亞洲去。

我一向念頭不多，他說。爲何去亞洲，也許是由於當時在巴黎看了一場峇厘歌舞表演的原故；當晚觀眾不多，大約廿多位，阿多（Artaud）也在場。阿多是來看歌舞，我則是爲

了聽峇厘音樂，他說。我覺得應到亞洲走一趟，世上有許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在演進，而我們人全不知情；很多歐洲人不懂亞洲，而亞洲在世界文明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並沒有在「一個亞洲的野蠻人」一書中說明我到亞洲的理由，那的確爲了聽亞洲音樂而去的，你不能通過文字談論音樂。我記得我在高麗住了一天半，有一晚跟一位歌女在一起，她一直唱歌，我聽着；回來後我買了不少高麗音樂唱片，它給我很大的影響（米梭的會客小室壁上懸掛一幅十七世紀高麗繪畫作品，以及一張京劇的臉譜的扇面裝飾），只一天半，我却留下深刻印象。最近，我又跟一位女友回到亞洲，每過一處，都看到顯著的基本的改變，這是西方工藝文明的影響所致，與第一次的印象完全不同。第一度亞洲之行，覺得各地人民都有不同的思想意識，有各自的文化；我的旅行不全是地理的，也嘗試體驗各種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亞洲，有些個民族或已經歷了三、四世紀的文明，人民正生活在這麼長久的文化傳統之中。現在已經不同。

我已說過，令我感興趣的是各地人民的生活，例如在峇厘，人們擁有自己的文化，是自家的主人，自覺是世界的中心，他們在你眼中是陌生者，而你是個外人，從外國來的訪客；你也許受歡迎，也許不，總之你不了解他們，他們也不了解你。在今天，想體驗這樣的生活，可能要走三、四千哩的路程，去到森林內邊，如婆羅洲，即使在這樣的地帶，你也可能看到工業正在萌芽。一次，我到南美阿馬遜森林去看一個印地安民族，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那裏的風俗習慣對我來說是另一個天地；他們如此過活已經長久歲月，從未想還有另一個（白人）世界，會包圍他們。他們和我並不了解彼此，我有時受接待，有時不受歡迎，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極爲狹窄。這很好。但是，今日的人類學者不同，他們搭錯了線，東問西問，強抒己意，自許可以分析一切，結果連印第安人的骨骼有多長也要量一量，原是很有意思的事物，因此受損。你這一做，毀壞他們還有的願望。當時，在該地也有另幾位人類學者，他們不像今日的某些人類學者只一味表現自家那套科學意見，有些事物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但他們並不算去分析研究。不只人與人之間已失去了一種自成興趣的可能，連動物與人的關係也是這樣。最近我讀到一篇人類學的文字，記述一些科學家到非洲研究大猩猩生活的情形：他們築營在猩猩的生活地帶，只觀察，不分析或試着去解釋牠們，爲時一年。

這是有趣的。他們可以觀察猩猩如何組織牠們的社會。但在今日，即使在最遙遠地帶生活的獅子或熊也都認識人類。我讀過一篇關於極地探險的文字，當探險者到冰山時，用的交通工具是小船，抵冰山時竟遭北極熊的攻擊，甚至被吃掉。在熊來說，牠們知道牠們也可以吃人，而人可能是一種很好吃東西，從熊父母到熊兒女也許都知道這點。在西伯利亞的神話中，熊是被敬重的。但今天，熊是處在一個自卑的位置，同時人類也失去了某種東西；以前熊有個世界，與人同位，牠們也吃人。今日的世界是個單數的世界，熊失去了牠們的世界，牠們避開人，今日的世界只成單數而非複數。

Chalc作個有趣的聯想：倫巴黎現有的人類博物館內邊的收藏盡失，我們想重建這麼豐富的一間博物館已不可能，因某些文化已經消失或改頭換面，我們根本已失掉了許多寶貴的東西。梅勒(Mailer)會就他們到越南去的那件事寫作。我想的則是卡羅(Carlos)到墨西哥去拜一個名叫唐璜(Don Juan)的印第安人為師。

米梭談到翻譯，他說：我一聽到作品被譯成另一種文字時，就覺得不自在。我看過我的詩作的美國文字譯本，覺得那不外是出版商在供求關係中的產品，出版商以為那可能是不錯的，且計時要準，迫使翻譯儘快完成，加上譯者不是詩人，結果翻譯變成是一種破壞。另一種情形則不同，如席蘭(Paul Celan)，他將我的作品譯成德文，工作態度嚴謹，自覺樂在其中。

「聖物」及其他

由於我繪畫釋迦出苦行林體弱不支為牧女所救恆河作平面流動時所用的顏色與線條(幻燈片)，米梭問我是否用過「聖物」。我表示草方面有經驗，不過與畫無關；Chalc補充：我的旅程是壞的。(我心想：那種層次根本與「好」或「壞」這種「字」脫離關係。)我又表示：「乙二替麥角類」之類全無經驗，是不敢，而是不想妄試，因我患過高血壓。米梭學過醫，對這問題感興趣，話題就此轉向賽西這女孩的身上。米梭是當代在心智拓展方面作有系統實驗並就這方面的經驗畫了不少畫也寫作不少權威文字的先驅之一，他用的是墨西哥的仙人掌莖、蘑菇和印度草，根據趨無極，每次實驗都有醫生在旁。

米核認為：「酸」對血壓當然有直接的影響，故須小心。高血壓的成因很多，應找出病因，並進行多次複測，得出收縮期與舒張期的平均正確的度量，才進行療治。

我跟他說：目前的度量已經沒有多大變化，完全不靠藥物，而是靜坐和武功。

他答：那沒問題，試試不妨。

我微笑。

Cadec敘述他在這方面的經驗：仙人掌與酸在他的心智上所起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前者較柔，對音響的反應特佳，如他在武吉智瑪山上聽過的全座山的鳥音，也有空感，但不像後者那樣徹頭徹尾，反之，後者磨利你的顏色感，如面對法國南部某一面海灘而聳起的白山岩之時，潮退海灘上現出萬千鑽石，累疊在白岩上的是繽紛的夕陽。Cadec是個相當有程度的導遊，一個上智的心靈，目前的部份俗務也是畫畫和寫作，倘有那份謂幸亦可謂不幸的機緣，他一定也要經歷「名聲」與「偉大」之苦，後走上醒悟的高層。

米核說：酸，我只用過兩次，談不上經驗，雖然我的感覺是兩者很相似，比較顯著的不同是：酸引起的反應較不規則。

米核會跟法國國家廣播電訊台、仙杜藥廠合作拍製兩部關於迷幻過程的短片，很有名，至今仍是這方面的權威映像記錄。巴黎戲院多，好片壞片多，重看或補看漏看了的影片的機會也多，可惜在這段期間，連電影圖書館的放映節目表上也看不到這兩部片子的消息。我們問米核是否能在特定的場合裏觀賞觀賞？

他答稱：我真不想再談這兩套電影了，我一點也不滿意。先是當局派人找我商量，要我合作，表示要拍這類影片，只有我可以幫忙。我被說服。此後我與他們常聚首討論，經常從夜晚談到清晨。要拍電影，你得先是個強壯有力的運動員。這點我完全不行。每次我提出建議，他們接受，答應照做，清晨我離開，他們便幹到天亮，結果拍出來的跟我的原意相反。譬如我建議拍一個用者的外在反應，在討論時我反對聘用職業演員來擔任這個角色，理由是我這種人只會演戲。他們同意用非演員來擔任，同時說已經找到一個工人的兒子。這位他們認為是適當的人選原來是個發過明星夢的失敗者，結果是他從頭演到尾，真是比什麼都更糟。這兩套影片唯一可以看的是若干視覺上的現象，至於對時間的知覺感，完全無法表達。在映

像方面，Hopper 在「Easy Rider」一片中有段插曲還可參考。

我們覺得該段插曲並不太適當，當然，因是先創，牽強一點也不妨。另一方面，它過度誇張。

米梭答：當然談不上內容表現，主要還是視覺上的，其他如哭笑無常等情狀也真實。總之，在這方面，我寫的文字所表達的比現有的映像記錄多上十倍。我原先還以為可以通過影片傳達若干事物，結果是什麼也沒做到。

仙人驗實驗與你作畫的關係如何？

米梭沉默。

你在這方面的作品，大部份只用黑白二色。

米梭答：在高張時，我對顏色產生一種抑制，故不能用別的顏色。

這是一個非常庸俗的問題：那個法國現代小說家或作家你較喜歡？

米梭只是微笑。我們也微笑。末了他還是說：我從未對充滿奇行與刺激的小說人物發生興趣。

Chauc 補充：我們不是指小說人物，而是指讀者可能在書中發現作者特異的知覺感，以及特異的方法等等。

米梭：我了解這意思。我喜歡的是能自成異趣而又跟我不同的東西，很自然的，我喜歡十七世紀以前的作品，而且越老越好。

Chauc：即使在小說形式中，有些世界與我們的全不相同，而且極有意趣，譬如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你一定是看過的。

米梭：看過好幾遍。我不喜歡新東西，只喜歡老的我已經讀過又想再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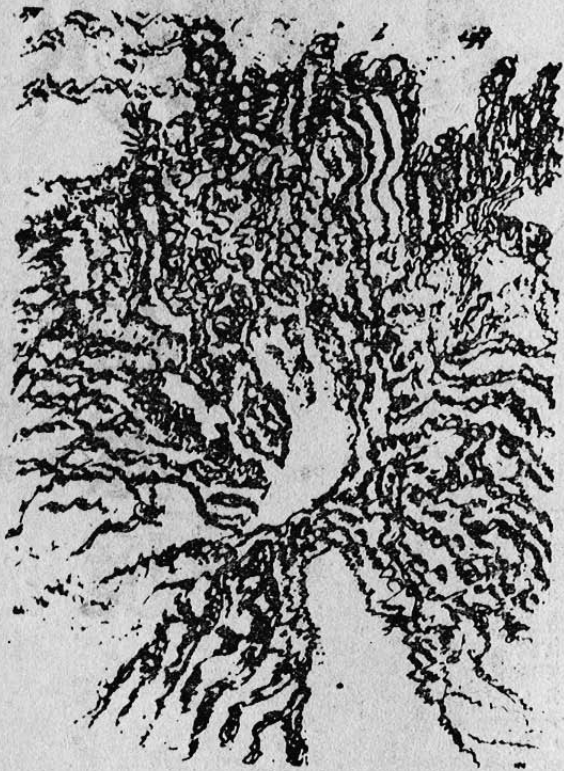
Chauc：就跟喜歡一個人一樣。

米梭：說到人，我喜歡的是一個人的笨拙。一個作家在發軔階段，也即是還未太專門化還不太摸清自己的那個階段，最得我的歡心。一件雕塑，一幅畫，在還未完全成熟之前，最是充滿溫暖。這一如學習駕車的人，手脚不太靈活，道路不太清楚，可能就此走上了新路，進入不常見的新風景，那些考車官則不然。有了羅馬式的建築，就來一套哥德式，再就是華

麗哥德式，若以我們所謂的現代主義來看，這些東西在當時正是現代的。紀元前四至五世紀時的藝術形式才是最有趣的。

米梭贈書多冊，包括近著詩集「Moments」。在書寫臨別贈言時，我看見一隻七十四歲的手掌在抖動；聚時也正是散時，字跡很有一點懷素的姿態。

此番閑聊，語不驚人，我跟Chelic遠道而來，主要也不是爲了談話，見個面，握握手，理由並不偉大；我們是他的華譯者。這位以拒絕聞名藝壇（包括法國國家文學大獎及記者之類）的老者，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簡單的壽者。要做個簡單的人才是最難的。



米梭情緒高漲時所繪

亨利·米梭
牧鈴奴譯



牧鈴奴譯
亨利·米梭著

在魔境

亨利·米梭 (Henri Michaux)，一八九九年生於比利時，在比國受教育。一九二〇年，在一艘開往厄瓜多爾的船上當水手，開始他一生中的許多旅程。回程時開始創作，作品引起批評界熱烈的反應，所著遊記開了現代遊記文學的先河。一九四一年，紀德出版「發現米梭」講稿，米梭的原創世界自此獲得普遍的激賞。他現居法國，寫詩、畫畫，一九六五年會假巴黎現代藝術館舉行作品回顧展。已出版著作甚豐，有關他的研究文字亦多，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是內空拓展實驗的著名先驅。

看見鳥籠，聽到翅膀拍動聲。你感覺到鳥啄磨擦欄柵發出清楚的聲響。鳥呢，沒有半隻

這些空籠，有一個發出長尾鸚鵡的尖叫，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爲激烈的一次。可是，真的沒有半隻鳥。

聲音真激烈啊！好似有幾十隻鳥在籠中：

……「牠們都擠在這麼小的一個籠中，不太窄嗎？」我機械地問，在我聆聽自己發問的當兒，又在問題加上挖苦的語氣。

「確是太窄……」它的主人肯定地回答我說：「所以牠們這樣喧鬧。牠們想要大一點的地方。」

★ 在一條河的兩岸上行走是一種累人的運動。

你往往會看到一個人（學法者）溯流而上，同時走在河的兩岸上：由於非常專心，他沒看到你。他正在作高超微妙的實習，絕不容疏忽。他很快就發覺自己單獨回到一邊的岸上，這將是多麼羞慚的事！

★

在夜裏，你在鄉下經常看到火種。這些火不是火。它們什麼也不燃燒。一縷蛛絲，在火燒得最旺時，穿過火中央，也不會燒掉。

事實上，這些火種是沒有熱度的。

但它們有一種自然界無一物可以併比的光輝（雖不比電弓那麼強）。

★ 這種燒動盪惑人並令人驚怕，此外全無危險性，而火像它忽然燒起那樣，忽然熄滅。

我看過保持不動的水。倘那水已經養成習慣，倘那是你的水，它不四濺，即使瓶子裂四片。

就等你把它裝進另一個瓶子。它從不試着要濺開。術師在發揮他的力量？

是耶非耶，非也，術師大概並沒注意到瓶的裂開，與水就地保持原狀的艱辛。

不過，他不得叫那水等太久，要它保持這樣的姿勢既不舒服又困難，而且，它可能攤開去，雖不完全喪失自己。

那自然必須是你水，而非五分鐘前的水，你剛剛換上的水。這種水會立即四濺。有什麼能阻止它呢？

★ 術師性喜黑暗。徒弟們絕對需要黑暗。倘我可如是說，他們在衣櫃、衣櫥、箱子、地窖、閣樓、梯級各處試法。

在我的房子，異物從壁櫥內跳出，真是無日無之，也許一隻蛤蟆，或是一隻老鼠，自覺到牠自己的笨拙，不必疾走就在當場失蹤。

什麼都有，包括猛死者，當然是假造的，連真的繩索也沒用上。誰能堅持在此地長居久住？可是一種惶惑常令我杌隉不定，我的手猶豫握在門把上。

一日，一個血淋淋的頭滾過我的新短上衣，竟沒留下一個斑點。

過了半響——發惡臭的——別再來個同樣的東西吧——我把門關上。

那一定是個學徒，這術師，無法在一件乾淨的上衣上弄個斑點。

但那個頭顱，它的重量，整個樣子，做造得維妙維肖。由於那種嘔心的恐怖，當它消失不見時，我感到它正掉在我的身上。

★

孩子，領袖的孩子，病人的孩子，種地者的孩子，傻子的孩子，術師的孩子，孩子都帶着廿二個褶襖出世。他得舒張自己。這一來，人的生命才算完成。他也以這種形態死去。再沒有褶襖讓他舒張。

死時褶襖全部解開了的人是少見的。不過，這也發生過。與這活動相平行的是，人變成一粒核。低等種族，如白色種族，留意的是核，而不是未舒張的褶襖。但術師留意的則是未舒張的褶襖。

只有未舒張的褶襖才是重要的。其餘不外是表相。

忽然開你被觸摸一下。但除了你自己，並沒有別的可視見的東西，特別是當時日已不分明亮，在午後的臨末（他們出來的那個時候）。

你不自在。你就去把門窗關上。似乎有一種東西真是在空中，像水母在水中且一度是水製成的，透明、巨大，試着要穿過抵抗着你的拉動的窗戶。一隻空氣製成的水母已經入室。你自然會替自己開脫這件事。可是那個難忍的印象，作可怖的擴大，你奔出尖叫「咪啊！」拋身上街飛逃。

★ 雖則他們清楚知道星星是外表上衆多光以外的某種東西，他們還是禁不住要製造一些類星之物，以取悅他們的孩子們，取悅自己，也有一點練習作用，出於魔法的自發性。

那個家有小庭院的人，造了一個星羣層集的天花板，是我平生僅見的最為美麗的東西。那個貧瘠的庭院，四周的圍牆如此疲累，跡近哀傷，在閃爍着、隆隆作響的星星的私有的天空下，多熱鬧的場面啊！我總是想試估那些星所處的高度；結果做不成，因為若有一些鄰居從中討便宜，星的數目就不大，而且顯得暈化柔弱。另一方面，它們從未在一朵雲下穿過。

我仍然發覺，他們費了很大的心機，使星星避開月亮的周圍，無疑的，是怕他們不小心打月亮的面前經過。

看來，這比任何其他魔力的顯示更能引起美妬和慾望。鄰人們鬥爭，好尋衅似地鬥爭，落力要吹滅隔家的星星。而復仇事件不斷發生。

★ 他們說，倘你能除水中所有的針魚，沐浴的美妙，將是那樣令人難忘，就連做夢也難夢想，因為那是永遠永遠也辦不到的。

然而他們還是嘗試去做。他們用一根釣魚竿以遂這個願望。

釣針魚的釣竿必須是纖細纖細又纖細的。魚綫絕對是看不見的，緩慢的，不知不覺地垂入水中。

可惜針魚本身差不多也是完全看不見的。

在那兒，壞人在犯法時被抓到，臉孔立刻要被撕掉。術師施刑手馬上到場。要扯出一個臉孔需要異常的意志力，臉孔跟它的人是稔熟的。

漸漸的，容貌鬆弛、脫掉。

施刑手加緊落力，振奮、雄偉地呼吸。

他終於把它扯了出來。

術手術做得好，整體脫開，前額、雙眼、臉頰、整個頭的前面，就像用某種腐蝕性的海綿刷過一般。

濃黑的血，從遍張於各處的毛孔中流出。

次日，一個巨大、圓形的痲癩塊形成，它所能喚起的只有恐怖的記憶。

看過一次，任誰都會沒齒難忘。他的惡夢會叫他永銘五中。

術手術做得差，由於壞人特別強壯，就只有他的鼻子和眼睛被扯出。這多少也算是成績了，因為撕扯是純魔法的，因為施刑者的手指根本不能碰到甚或是輕擦到受刑者的容貌。

在牆上泌血，鮮活的、發紅或半腐臭了的，正是一個人的傷口；是一個術師的傷口，他把它安置在牆上。爲甚麼？出自苦刑主義，以便能更充份地受苦；理由是，倘傷在身上，他就不能抑制以他的創奇魔力醫好傷，這力量在他是如此自然用出，竟致絲毫也不意識到。

可是，用這方法，他把傷口保留久久，傷口不會合上。這方法是習見的。你不意看到諸多奇怪的傷口，正在荒廢的牆上挨痛，令你厭惡欲嘔。

術師阿尼表示他能拐走他想要的女子的「希希」(希希並不是一對的)，藉此把她誘來。片刻沒了希希是沒關係的；她最先沒發現該物的遺失，而他就撫摸那希希，漸漸的，雖然只有一種模糊的感覺，她走向她的希希之所在。她愈走近，便感到愈好，直到她不覺的與之配上。與此同時，那人的愛情已在她的內裏。

★ 我打開蛋殼時，發現蛋中一隻蒼蠅。

它從微溫的未凝結的蛋黃中鑽出，辛苦地刷着翅膀，後沉重地飛去。

一定是某人跟我開了這個玩笑。我該在這兒敘述一下嗎？這是不是名符其實的魔法？

De jase, du des? Au?

Les nouveaux. Les gens

ils meurent

et font de l'argent

En de honte ni de honte

Je n'ai ni une plus de corne.

Change la face qui hèle une hôte, sir

Je suis

Je suis stupide vers la

Je suis stupide. Je suis, je suis

Je suis, je suis, je suis, je suis

Le bleu de ciel

米梭的筆蹟

風訊

■本期論及馬華作者及作品的文字有兩篇，都是針對本期以前刊出的有關文字而提出討論。有關作者及作品的討論，事實上很難強求一個劃一的標準，不是「是和非」的劃分那麼簡單，多少帶點「見仁見智」的意思。因此，執筆者無妨各抒己見，被涉及者亦不妨以之作爲「抒己見」的一個挑戰。我們能說明的是：對任何作者皆無偏見，而且歡迎更多有關的文字寄來本刊發表。

■流川的「中國文字學初步」，本應在上期刊出，但因其中字體之處理問題需時，延至本期發表。

■溫瑞安最近嘗試「長詩」的寫作，以華人的某些傳統形象入詩，除本期的「碑帖」外，還寄來另一首「馨竹」，寄「馨竹」來稿時提及：「短詩有賴以意象，長詩有賴于敘述，敘述是小說的特質，意象卻是詩的本能——同樣短篇小說要借助詩的意象，長篇小說則仍以敘述爲主。非現代文學的園地自然不會容納我這「異樣」的花草，現代文學的園地也艱深慣了，或許會怪它太「淺易」。無論怎樣，文學的園地寬廣得很，我們的態度是在並不標奇立異的標準下，極爲開放，歡迎任何形式的創作。

■亨利米梭的訪問及譯文，是本刊編輯人牧玲奴的作品，曾刊於香港「南北極」月刊四月號，我們選載的意義是希望有較多的讀者能讀到這兩篇文字。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三元八角，全年十三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 | |
|---------|-----------|
| 姓名（中英文） | |
| 地址（英文） | |
| 訂 閱 期 數 | 期 起 至 期 止 |
| 訂 費 | \$ |
| 註 備 | |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 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已售完)
-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單

| | |
|-------|---|
| 訂購者姓名 | (中文) (英文) |
| 訂購者地址 | (英文) |
| 訂購書籍： | () 點·線隨筆 冊 () 填鴨 冊 () 湄公河 () 冊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
| 價 格 |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
| 備 註 |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5 期 ● 一九七四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